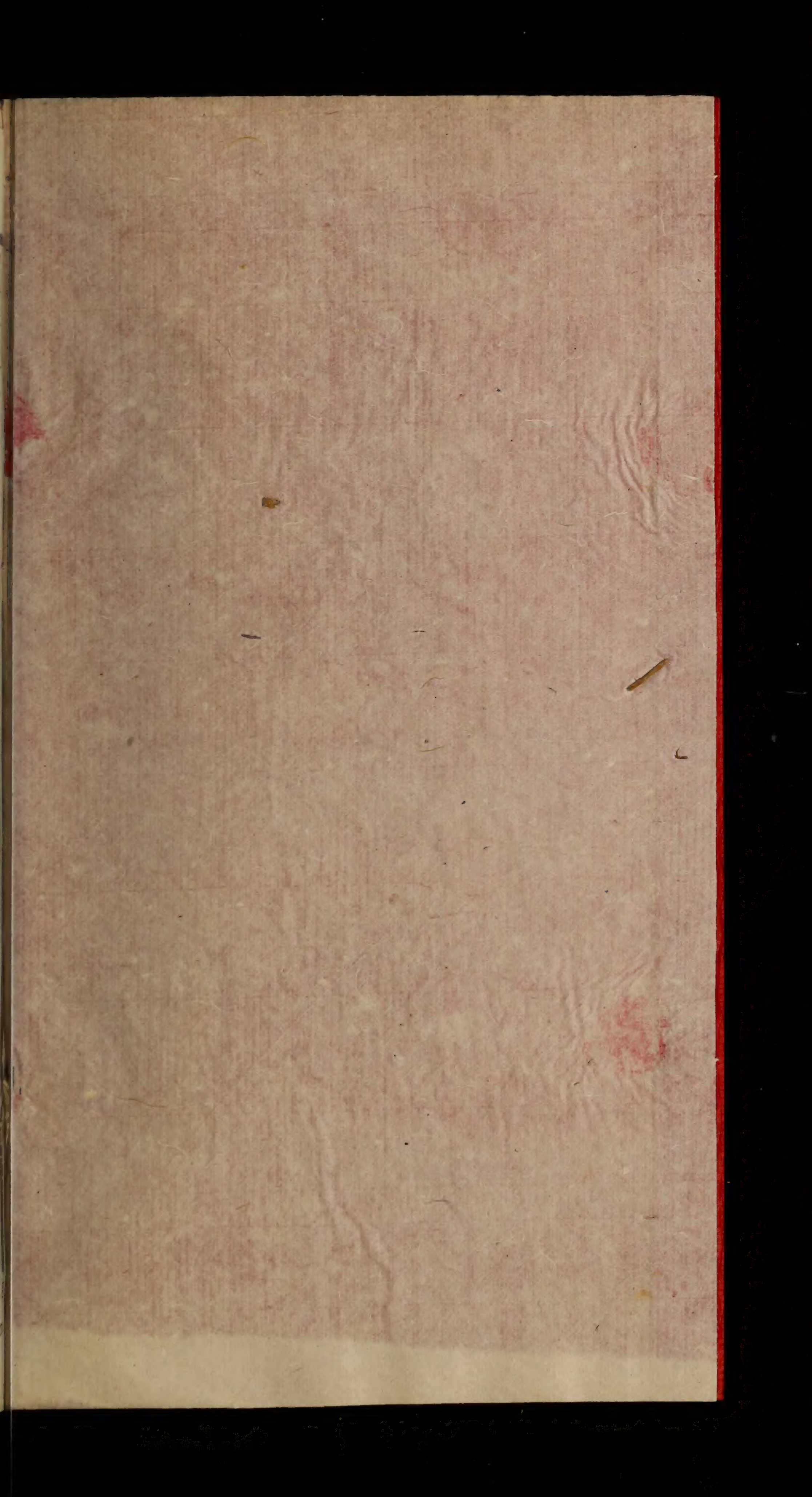

二希堂緝齋文詩合編
紫垣題簽



緝齋文集卷之四

漳浦蔡　新葛山

書

與莊復齋先生書

自江右回途得再聆大教殊慰渴懷渡河以後情緒紛如諸未罄之悰未决之疑種種待正有道而未能什一會晤既難又復匆匆錯過倍增悵惘是日宿柳前舖細讀尊稿經濟之文仁人之心情見乎辭至其區畫條理先後緩急又如聚米印沙能令觀者豁然心目雖未按

圖而稽循遲而望而形勢固可了然無疑然尚有一二未釋然者請舉以奉質非敢輕爲疑也亦欲堅于信故不得不直窮到底耳如致病之根在閉一毛城鋪因而不得不閉天然減水壩因而不得不閉昭關車邏三滚壩誠開范公堤以洩興鹽之水開三滚壩以洩高寶淮揚之水開天然減水壩以洩鳳潁泗之水開毛城鋪以疏徐州以上之水則南流皆有去路然後北岸築九十里長堤使無北潰民生運道交受其利此兩載目前之利弊也但黄水性悍流濁一綫可以成河千頃亦可以

成陸惟湍急則日深緩弱則日淤故東水刷黃之說自
古不易雖不可無宣洩之方稍疏異漲亦豈遂得恃爲
長策耶毛城鋪一百二十丈無乃太寬減水十之三猶
可說也至十之六豈非臂大於身奪河之患豈獨當道
慮之人人慮之也且河流僅得其四勢必弱緩日淤日
高亦所不免安知此時河身之高不倍於前河身高則
勢愈洩而害將愈深此其可疑者也至若黃大則清亦
大黃小則清亦小是誠然矣但河流挾泥沙而行旣洩
六分三分於毛城鋪此六分三分之泥歸於何處苟能

以黃洩黃猶可無害惟滙歸洪澤之後黃變爲清泥沙悉塡湖底積累既深又能保湖之不日淺平相傳此時洪澤湖淺不受水似亦可信夫所恃乎洪澤者謂其汪洋巨浸能受睢淮無數之水以濟運敵黃今毛城鋪之水並未漫溢而睢淮之水先已倒漾於鳳潁泗之區雖曰天然壩增高清口縮小之故而究其病根恐亦未必非湖淺所致也若以爲分流六百餘里遠則自清容或有之然謂得清於急流必無此理自當歸湖之後少加渟滀然後能變濁爲清此亦顯而易見者又以爲有裨

山孟端等湖可以分淤自可不覺惟有數湖可以分淤故害以久而始見不然倒漾之患無俟今日矣且所謂淺者亦不必全湖盡淤但使上游接受之際或三淤其一則倒漾逆流之勢成矣此又其可疑者也大抵束水刷黃之說為治河不易之論而成功甚難當時靳文襄亦以衝決之故不得已多為分洩以迄于成然事有其本考靳當日經理之始先在河身下流懼其窄也南岸自清江浦至雲梯關北岸自桃源至雲梯關兩邊數百里各於離水三丈開支河與正河三道並流不久將三

丈薄堤衝刷總成一河而河身始寬懼其淺也將兩支河開深與河心等俟其衝刷既久河心自能比兩邊加深又慮其久而淤也每十里設河兵遊船每船設鐵帚繫以繩長如其深之數五日各出遊沿河上下其鐵帚在河底盪動朔望則各船齊出會哨使其泥不停淤河身下流既通然後以漸及於洪澤湖高堰歸仁閘壩涵洞以次俱舉今皆非其舊矣能保河身下流之不增高乎河身既高則百病叢生恐不洩固病洩亦病也不洩之病顯而易見洩之之病隱而難知及其一發奪河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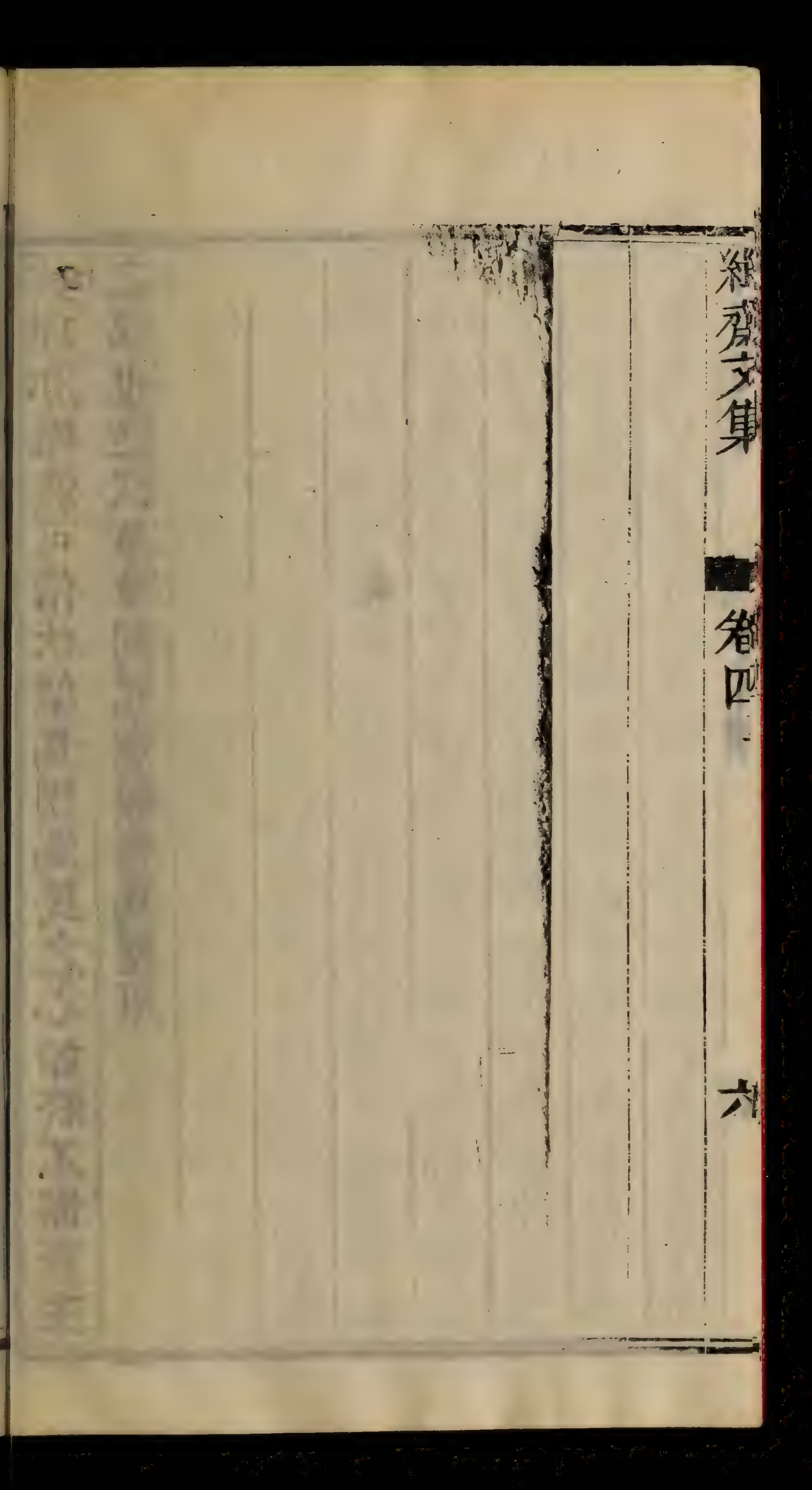
勢將不可收拾又將如之何也數載以來巨公經理
務者惟以塞決口疏積淹增卑倍薄便稱幹濟而無
言及河身者偶有問及則曰海口寬深正流通暢憑
以爲河底雖高亦深數丈河面雖隘亦距數里河流雖
弱亦存湍悍之性一望汪洋以爲寬深通暢亦誰得而
辨之大抵自揣其才既不足以擔斯重任而力又不能
以大請國帑苟且目前爲塞責之計耳今觀先生謀議
脉絡分明來原去委有條不紊固非補苴罅漏者而亦
不及正河下流豈眞以爲無庸議耶抑或以茲事重大

未可輕言耶夫河底日深則雖以三里而收三十里之水亦將建瓴而下況桃宿以下河流比徐已寬但下洪呂梁鯉魚山以上一節倘逢盛漲不可無以分之耳若欲以救弊之方為經久之道誠未知其果可恃否耶又毛城鋪下游低窪難保冲刷淹沒雖無倉庫城郭而民田村居想亦被害者多聞有一道旁多山磧不致漫溢由歸仁堤外出清口既不害民亦不淤湖考據亦未甚確意即先生所謂赤山北潼河者耶此條似更緊要至磨盤墩之設最為妙用非但遮蔽黃流使不倒灌亦使

清水出口即從墩外盤桓旋繞其於敵黃更爲有力而三分七分亦可就此調停自改運口撤盤墩之後清水出口便散既少力量又無遮攔此時若改寬清口恐倒灌之弊勢將不免此病恐不在增高堰縮清口之下未知何道可以復之此皆區區之慮所往來於心者極知紙上之談未必有合但既蓄疑於心不敢默默伏望明白開示幸甚至若督河二公所相信者何若兩載經營所稍得者何係晤時匆匆總未曾細詢大約是定國寺之倒勾河富家窪一二支以及蔣家營舊河東西又有倒

勾李家口二支稍爲宣洩否所謂新舊五支河寬不及五十丈者耶但據尊稿富家窪不南達毛城鋪而欲先東注倒勾措置既未得宜蔣家河尚掛沙未過水李家口亦未挑挖經理尚未就緒又何以能有濟也其餘天然閘下游欲於半坡店開徑直引河自屬直捷其間地形高下曲折既未深悉亦不敢妄舉以相証豁半糧歸冬勘持論極當堡房一論事小而理極大此時不避嫌怨侃侃而談者內外尚有何人先生可爲中流砥柱矣然此心實發於不自已並非有意與世齟齬誠能動物

其理亦確然可信伏望為國為民之心始終不懈蒼生之福也迻次草草詞冗意複希為鑒原



答方望溪先生議禁南洋商販書

承示南洋噶喇吧殺戮漢商一事閩將軍撫臣奏請禁止南洋商販擯絕不通使知畏懼俟其革心向化悔過哀求然後再開洋禁上存國體下恤民命於撫御外夷之道非無見也但歷考載籍南洋遠處荒服從無敢侵擾內地其俗上下專事貿易以貧富為貴賤重利而輕爵非如前代倭寇出沒島嶼騷動沿海居民者比也上年之役肆加殘害誠為兇惡然此等漢種皆違禁久居吧地嫁娶生育自棄化外名雖漢人實與彼地番種無

殊揆之國體實無大傷而南洋一禁則沿海省郡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查閩粵洋船不下百十艘每船大者造作近萬金小者亦四五千兩一旦禁止則此百十艘者置之無用已棄民間五六十萬之業矣開洋市鎮如廈門廣州等處所積貨物不下數百萬一旦禁止則此數百萬者內地不能行消勢必虧折耗蝕已棄民間數百萬之積矣洋船往來無業貧民仰食於此者不下千百家一旦禁止則此千百家者以商無貲以農無產勢將流離失所是又棄民間千百生靈之食矣此其病在目

前者也數年之後其害更甚閩廣兩省所用皆番錢民自幼至老有不見紋色等銀者自正供雜稅以及關等課俱用番錢輸納補足銀水一經鑪匠之手遂成足色統計兩省洋銀歲入內地約近千萬今天下各省不聞有産金銀以資民用者而東南之銀歲輸西北者且數百萬其西北之流通東南者歲不過數十萬耳如此而東南財力未至大匱者恃南洋歲入之數也若一概禁絶則每歲既少千萬之入而輸於西北者如故也不獨閩廣之民病也磁器取諸江右絲紬出自蘇杭辦洋

物者所在多有自前之病閩廣爲甚而漸移於江左右
浙東西以上及於　國計商賈之困民生之戚實重可
憂也康熙年間南洋之禁不過謂各口岸多聚漢人恐
釀海賊之階非惡南洋也故我雖不往而彼猶歲至閩
每一船至水師將弁用哨船四搬運入港雖有禁洋之
名尚有通洋之實而沿海商民已引領延頸望洋禁之
開而不能以終日矣況欲概絕其往來之路則菸茶糖
果磁器絲綢等物積之內地不加多而朱提白鏹需之
外洋者已絕少誠恐數年之後彼番之貧弱不可知而

內地之乾枯則已甚矣若夫東洋等國所產者銅耳又其性刁悍狡詐商販不能多得利往年南洋既禁商民之航東洋者每於中途私往南洋其間水道之紆迴風濤之不測每多覆溺而入港之時有私帶南洋貨物者一被糾獲遂罹重罪內地生計艱難小民逐利如鶩雖決性命以爲之不惜也今若再禁其勢盡又復然愚以爲未須遽行議禁且令沿海文武靜加查察今歲販吧者自少其有一二船願往者聽其自便明年回棹時再加詢問果其悔悟前非加意周旋則是彼原不敢與漢

商爲難而所殺戮者皆彼地之漢種自外

聖化者也

聖朝又何責焉或果有輕擾漢商之事則但禁吧販絕

不與通其餘南洋諸國如水師提臣所奏啫呔嗎宋腊

勝柔佛六昆等處今年貿易者獲利頗厚似應聽從民

便實於國計民生均有裨益矣伏承　明問敢以情告

謹復

答胡生翹元論易書

詳所著解纂義確當徵論平實不偏主一家而能擇其雅閎之殊愜人意竊以易學自漢氏以來著錄者無慮百數祖京焦者曲守夫術數宗王何者遁入於元虛逮有宋周邵程朱繼作互相師授言理言數用各不同要其羽翼聖經闡揚易教一掃俗儒之陋固皆後學所宗承我

聖祖皇帝御纂折中參考羣言務求至當根據程傳朱義究極理數薈集古易漢易宋易之大成以爲後儒法

守固已截斷庸流矣然易之為書廣大悉備學者苟悅心研慮觀象玩占而有得焉於以立說垂世亦古聖所不廢也故自前代著錄者不具論即如吾邑前輩黃石齋何元子所著皆獨抒心得卓卓可傳今閱是編其即之卦以觀變顛用易象正而兼古義之伏卦互體約象諸例採輯斷制則又節取古易訂詁而融會貫穿於諸家一象一義俱有實際非如朱子所云朱子發林黃中之推不合處多者類也不佞於圖書之學茫乎未涉其藩何敢輕為論贊然自受經以來漸染鄉先生之學恭

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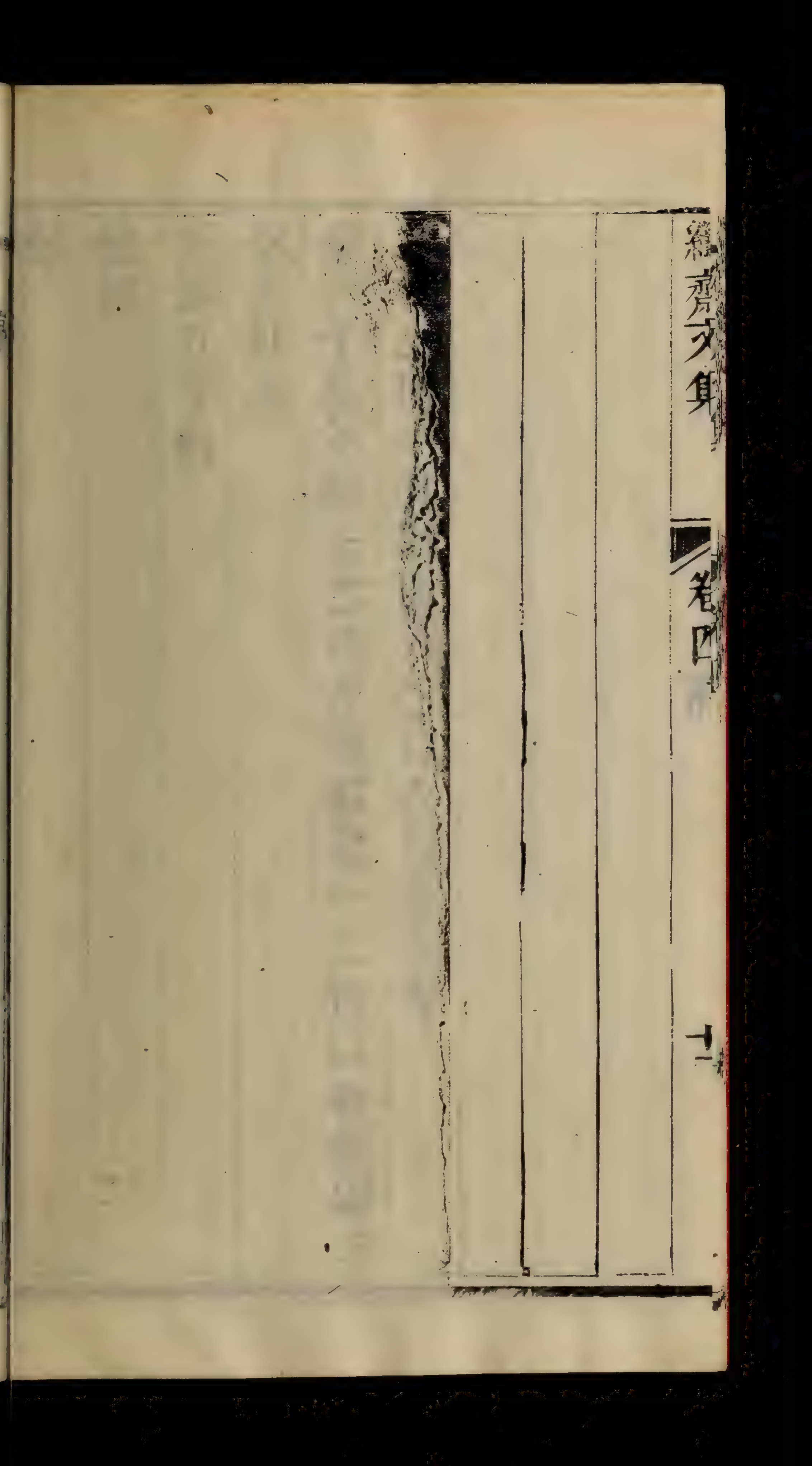
皇朝

聖製且幸侍

經筵親承

聖天子講析開示之日久矣竊覸一二有以知是編之

可傳也胡生其梓而行之以公同志可乎



序

聖主六十萬壽

皇上御極之三十有五年八月恭逢

聖壽六旬大慶是月也日在翼軫及於角亢案爾雅角亢壽星也實居於辰故辰爲壽星之次月在酉酉爲大梁寔與辰會天人叶吉象緯同符於是百辟卿士咸喁喁企踵瞻望

闕廷願効嵩呼之祝

上以明歲爲

聖母皇太后八十鴻慶敷天志喜將合萬國之歡以娛
慈顏並申
釐祝不欲以盛美自居迺
詔中外臣工今年秋祗率時典常毋侈貢獻輝耳目之
觀百僚庶司供厥職其各展寀錯事以敬迓
天休忠愛之忱於是乎在煩文縟節甚無取焉於時在
廷諸臣祗聆
聖訓罔不肅恭悅懌合辭言曰
皇上聖德淵沖至性純篤孝經稱聖人之德無以加於

孝盛矣哉非大聖其孰能與於斯臣謹案孔子稱舜大
孝至於德爲聖人必極之以祿位名壽華封之祝伊耆
氏也亦曰多壽雅詩天保江漢頌美其君而致其願望
之詞則曰萬壽無疆又曰天子萬壽誠以郅治之君被
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内漸摩仁義樂其久道化成作
爲歌詩以賡颺隆於鑠之治亦亦葵向之極思也臣恭逢
明盛謹得摛管臚陳推原
大聖人必得其壽之故易稱大觀在上推本於有孚我
皇上至誠感孚格于

天
祖每歲
郊壇肇祀必躬必親爰逮
清廟薦馨
橋山展謁有翼翼昭享之心奏假靡爭之化以故
天神降
地示格
九廟尊百靈順天下咸欽
皇上之誠勤恤民隱纖悉必周偏隅偶有未登即議蠲

議賑截漕弛征借數平糶相其緩急而輕重布之災黙小而不恤吏罔玩而不懲今春復特頒明詔通免天下正供二千八百餘萬周以三載蓋自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餘年所特行之曠典我皇上三十五年之間凡再見焉戸口繁滋膏澤沕潏天下咸戴皇上之仁知周萬物則無遠弗屆民生之利病吏治之純疵臣工之情僞敷奏之通達適用與夫揣摩行私者逾言必察而天下咸服

皇上之明勵精圖治則未明求衣披覽章奏召對臣工
諮訪庶政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自逸至若乘秋行獮
講武習勞循河隄歷湖堰閱海塘經津淀
屬車所至無非事者天下咸仰
皇上之勤奉三則偏黨悉化廉正者雖負瑕而必錄貪
詐者縱有用而必捐刑賞予奪一如其人之自取因物
付物以人治人天下咸服
皇上之公以言文德則
聖學之高深超越千古

御製全集莫不甄陶虞夏孕育殷周微而道德仁義之

旨顯而名物度數之煩大而體國經野之規細而禽魚

草木之變窮奧窔述明備揚洪煇格靈異炳炳麟麟是

則

皇上之大文丕煥也以纘武功則德威之宣布幅隕之

遐潤自金川底定準夷歸化哈薩克布魯特西及回部

二萬餘里烏弋黄支之長雕題鑿齒之衆于闐大食之

鄉皆設官置堠屯種畜牧琛賷之貢比於內地是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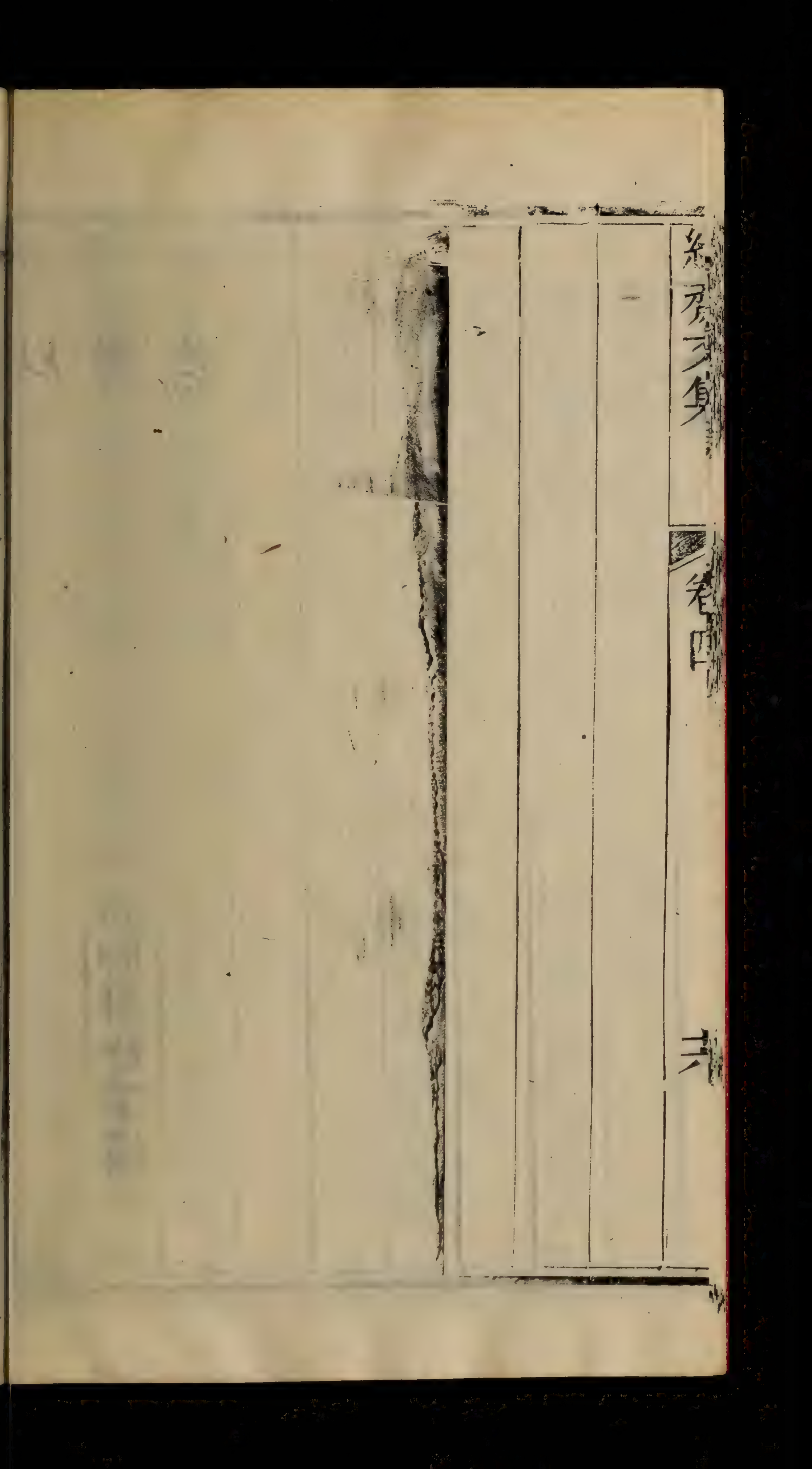
皇上之聖武布昭也凡茲懋德鴻功史冊罕覯漢唐之

君得其一二皆足以馴致太平豈若我
皇上集千聖之大成備百王之大法德合無疆與天比
壽是宜隆
徽稱熙鴻號集其球章物采塞四海臣民之望鋪張鴻
休允迺讓善歸
親溯原
慈慶當耳順之年而從心不踰懿哉人倫之極軌也臣
備員禁近服
教至深近復兼領成均忝司教冑思與槐市諸生歌詠

帝德以昭

鴻慶雖蠡測所及未能萬分之一亦聊附於不識不知

衢巷之歌謡云耳



經畬齋全集

經畬齋者

今天子所以寵錫介弟　果親王顏其齋而示之訓者

也　王以天指至親早承

眷愛分封朱邸仍

命讀書內廷與

諸皇子互相切劘優游於仁義之塗涵泳乎典墳之府

教養之隆罕與倫比乾隆乙丑歲新奉

命直

上書房侍

皇子講讀與 王晨夕討論時 王年十三四即研究六籍汎覽史書作爲詩歌皆陶冶性靈爲論說亦能根極理要頗有其文益好學深思其天性也厥後新視學中州

聖駕幸嵩洛 王以親藩扈從因得相隨於屬車豹尾之間示以應制紀遊之什益富而工洎新任滿還京師再直東序時 王已分藩邸第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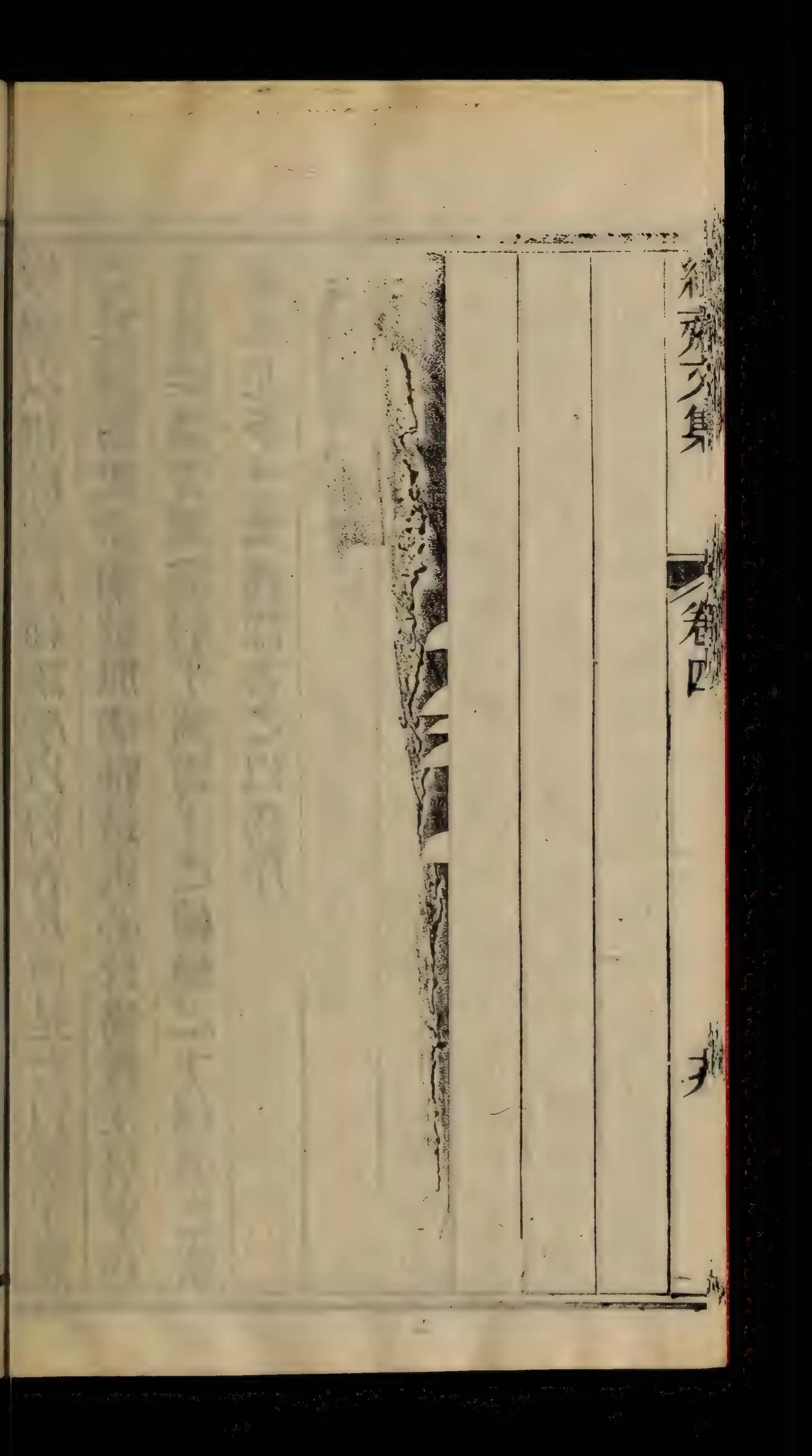
朝之暇猶吟誦不輟間與
諸皇子唱酬前後所著裒焉成集于是輯錄成編凡若干卷爲經畬齋集而屬 新 爲之序 新 惟昌黎氏之言曰文章豈不貴經訓乃菑畬益文所以載道道必本于六經故曰文能宗經風淸而不雜若徒綴拾於月露風雲之詞以求工於聲悅虛車之飾君子不貴也其于詩也亦然記曰溫柔敦厚詩教也四始六義窮聲律之奧府未有不深于經而能工于詩者顧嘗以是求之學士大夫之林其能無愧于斯言者固已鮮矣若夫天家貴冑

生長宮禁而能覃深經術作爲文章形之歌詠有源有本伊古以來尤所難覯漢之賢王莫著于河間東平類皆修學好古流聲譽於無窮然二王者均未聞有著作留世其于文采猶或闕焉今　王春秋方富而著述已卓卓可傳此皆由我　國家隆教冑之典

聖天子與右文之化　王幼而教育深宮長而驂[illegible]香案近雲日者其光大聆韶濩者其音闕宜其摛藻樹詞卓然自成一家也顧　王猶欿然若不自足者跡虛懷善下殆將舉經畬之義而益迪之身心如記所稱

修禮以耕陳義以種講學以耨者是廬是爇以幾于烝焉其視前史所稱被服儒雅造次必於儒者及居家爲善最樂諸芳躅駸駸乎駕而上之翰墨之工詞采之富其又足多乎哉遂謹書之以爲序

[illegible]



陳北溪先生文集

昔紫陽夫子倡道東南一時閩學之興盛於濂洛及來守吾漳北溪陳先生始造郡請謁一見即深加歎與並黃樵仲林易簡諸君子延入郡學至謂人曰南官喜爲吾道得一安卿噫後之人有造道之資而有志於學試思朱子之所以深許先生與先生之所以精知默契於朱子者何在則於道也庶幾矣自僞學之熾也高者遁於虛無粗者流於功利朱子昌言排之當時湖湘兩浙張呂諸先生相與往復辯論講是去非皆歸純篤而永

嘉之事功金谿之性術尚紛然雜出學者各私所聞而莫能統一先生獨恪守師說循循於下學上達之功體備乎德性問學之全始則玩心高明繼復專事博約始終本末上下精粗靡不條貫至於出入分合之數疑似毫釐之辨皆有以精察而力踐之新自少讀嚴陵講義諸篇竊以為自古談道之書未有如此之詳切洞達足以開萬世之聾瞶振末學之愚懦其見道分明規模醇備有非後世諸儒所能望者及得全書讀之然後知先生之得統於朱子其志道專精而工夫縝密有欲須臾

離之而不得者迄今攷郡齋所錄竹林所聞先生之學朱子之教也鈞谷瀨口金山諸紀先生之教朱子之學也朱子平生及門半天下然求其擇精語詳足以衍斯道之宗傳如先生者誠不可一二數其拳拳服膺視七十子之服孔子殆無以異迄今五六百年間雖道術紛歧風流銷歇而吾閩無有顯悖朱子自逞其詖邪之說以簧鼓後進者則先生衛道之功爲不可没也是集自至元以來重梓者數年久散佚今比部陳君鶴村懼宗學之失傳思重鋟以惠來學而貽書使新序之新不敏

何足以重先生顧自以生先生之里少知嚮往老而無聞深用自愧竊願與後之學者讀先生之書亦如先生之篤信朱子者則由考亭以溯濂洛而上達洙泗亦庶乎其不差矣閩學之興其有賴乎因書之以爲序

尊聞錄

尊聞錄者東安曾君受一之所纂緝也曾君自少讀書慨然有求道之志乃考洙泗以來淵源授受下逮宋元明諸儒之俎豆學宮與未經從祀而獲聞斯道之傳者皆博採史傳手自抄錄又病史記世家列傳旣失之疎蘇氏古史亦未窺堂室於是約語孟之旨叅之家語經傳所載衷以己意正其紕繆補其闕畧釐其序次定見知聞知之統屏俗學雜學之陋嚴陽儒陰釋近理亂眞之防使道教之昭垂粹然一出於正稿旣成屬新序之

新讀之而慨然曰此非一人之書而天下萬世之書也
夫道原于天具于性而非賴聖人之教則不明故有孔
子之教而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益彰有周程張朱之學
而顏曾思孟之傳益著漢隋唐窮經立言之儒衍鄒魯
之端緒也元明以下討論講習之儒承洛閩之餘統也
上下數千餘年非有師儒之傳受後世曷賴焉顧嘗思
之古之學者聞道難而造道爲易今之學者聞道若甚
易而求其幾于道者百不得一此其故何也古之學者
掇拾于煨燼蠹蝕之餘六經之旨未能大明百家雜

莫知統一是必有精苦之思沉毅之力遠觀天地萬古之所以著近求身心性命之所以通窮年矻矻若將終身故曰難也及其一旦豁然有會則如貧兒之獲重寶盲于目者之忽覩青天而見日月也相與安而樂之不忍舍去故造道爲易然猶隨其心力之所至而純駁偏全淺深高下不能一致豈若今之學者生濂洛關閩之後聖學大明凡孔孟之微言奥義諸儒箋註之是非離合歷歷若辨淄澠而析毫末佔畢小生不待終年之功襲其餘論侈口而談自以爲與聞至道據其說之是雖

聖賢復生莫之能易而究其隱微深錮之病有相背而馳日陷于禽獸而不知省者嗚呼以昔之大儒經生竭畢生心力以求之而尙不能脗合者僅以供耳食之見道聽塗說終其身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尙得謂之聞道乎此會君尊聞之所由錄也會君尋宗聖之眞傳述先子之明訓輯爲此書坐臥寢食十有餘年旣用自淑又思以廣之同志功亦勤矣後之學者誠有志于斯道必毋牽于習俗毋惑于歧趨去其詞章功利之習遏其好高欲速之心然後日取所聞千古如孔門博約求仁之

方孟氏知言集義之要周程主靜主一之旨朱子立志
居敬窮理踐行之實一一體之于身凜凜乎若師保之
糾繩于几席丹鉛之下也若神明之監觀于暗室屋漏
之中也若國家之科條律令森然昭布于君親民物之
地也俛焉日有孜孜敬義夾持明誠並進不至于復性
而達天不止必如是而後爲能尊必能尊而後爲不負
所聞新幼讀聖賢之書尋繹儒先緒論頗知自奮識所
依歸而省克功疎頻復致厲日月侵尋老已及之聰明
不及于前時道德日負其初心寒暴相仍古今同嘅此

所以欲序曾君茲錄而赧然汗下也雖然程子有云不學便老而衰策炳燭之末光希桑榆之暮景亦安在其可以自恕耶願與有志者共勉之

中州試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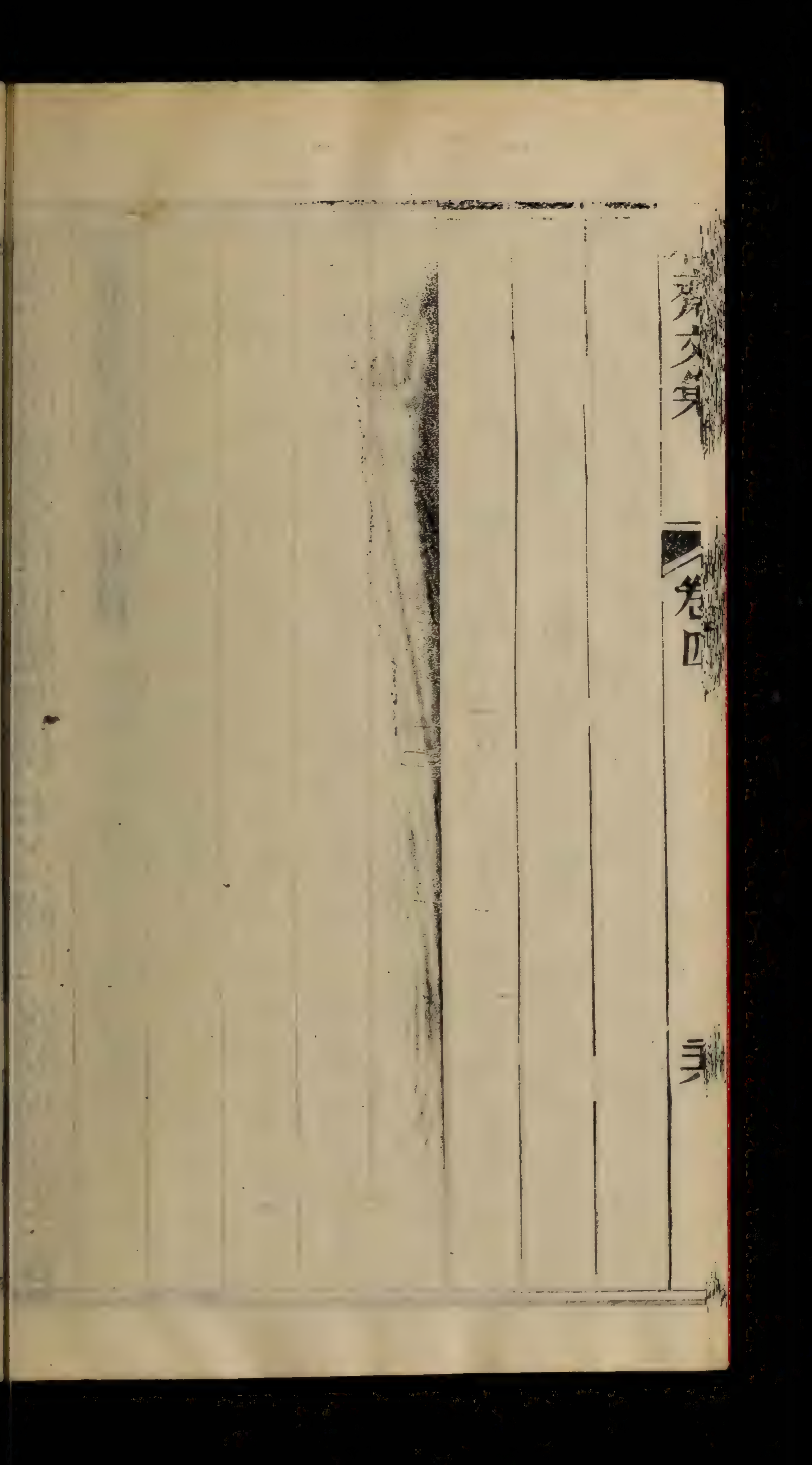
制義一道隨風會爲轉移體格各變好尚亦殊然大要傳而可久者必覃思乎傳註浸淫於六經胎息於史漢八家之文使其理正其思精其氣局疏宕謹嚴温然以厚然後可以任世俗之愛憎毀譽而不敝非是者不傳即傳亦不可以久余向聞中州士風樸厚近古獨文章多規倣陋習沿而不改奉

命以來半載之中日夕不遑自懷河以西歷東南凡四州六郡按其文藝因襲浮靡者固多而傑出之士濬發

靈源以澤詞於古者亦間遇焉因以知所聞者之未可盡信也爰擇其有根柢理法而翼以眞氣者若干篇益之以下車之始月課之佳者共七十餘篇授之梓俾多士知所往而將益進於是也雖然難言之矣昌黎韓子之爲文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篇而其要尤在非聖賢之志不敢存故能起衰振敝久而愈新今諸生爲文不求之讀書辨志而於操觚吮墨之際規規於優孟衣冠譬猶無根之木朝華夕萎欲以希蹤前哲爲傳世行遠之文不亦難乎即蘄以掇科名

亦未見所操之得也使者拔士之餘既殷殷爲諸生言

之並書之以弁其首



重刻中州試牘序

余視學中州初年既刻文若干篇弁以言而示之準矣比來歲試竣事擇其尤雅馴不名一格者續登諸梓葢又將使多士之知所變而不局於一隅也夫文章之道衷於一而其變至於不可窮如人焉耳目口鼻四肢不異不可以爲人至合百千萬億之耳目口鼻四肢而不能以相肖則化工之神也操觚家共拈一題宗一義其繩墨軌範無不同者而耽思傍訊各肖精神以出或斑駁陸離或淳古淡泊或曲峭幽渺容衍靖深或飛騰變

化馳驟而不可抑遏亦若有化工者憑於其間而百千萬億之不能相肖則文章之變其亦有神矣乎若夫本理義之悅心以發揮聖賢精蘊如論人者必原於仁義禮智之根心以漸達於睟面盎背之盛則又未嘗不哀於一執形貌之變而謂人莫有同焉豈通論哉諸生因此而有會焉其庶幾矣

江西鄉試錄序 恩科 壬申

皇上御極之十有六年恭逢

聖母皇太后六旬萬壽

詔舉恩科以昭

鴻慶十二月禮臣列江西考官姓名以請奉

旨命臣新偕贊善臣金甡往典試事臣閩中下士學殖淺薄由乾隆元年進士選入詞館授職編修甲子充江西鄉試副考官其明年蒙

恩入直 內廷旋擢侍講十一年

特命視學中州前後凡四年事竣還　朝仍
命入直擢侍讀學士未數月又晉內閣學士兼禮部侍
郎疊荷
隆恩捫心自問報稱無由茲復邀
寵命典江西試事汲深綆短彌切懔惶爰星馳就道居
期入闈與臣煐率同考官焚香齋誓精白一心進提督
學政臣湯聘所錄士八千一百有奇扃闈三試之事竣
得士九十四人貢成均十八人謹錄文進呈
睿覽臣例得颺言簡端竊念易云觀於人文以化成天

下是人文者化成之驗也惟聖人在上重熙累洽以涵以摩以陶以淑斯和氣洽賢才萃而文章煥焉若唐虞之際成周之隆斯其至矣欽惟我

皇上纘承

列聖揚烈覲光操至德要道之全立天經地義之則固已追帝典軼王謨矣頃以

聖母萬壽錫慶作人辟壅遐陬莫不沐浴鼓舞分日月之光華應星雲之燦爛況如江右之夙稱才藪者哉而

臣　迺恭膺

簡命再典試於是邦其欣且悚宜何如也伏念取士實難而取士於江右則尤難江右之自成宗派也久矣當明之初解學士縉號開山手繼以羅念菴洪先之超詣鄧定宇以讚之雅裁四隽樹名于隆萬五家揚譽于天崇雖分途而殊軌實異流而同源而承學日衆流弊滋多或近於禪或溺於子或好高而流於險僻或求深而墮於蒙晦皆承學者之過而非其本也蓋自鵞湖講學主於心得而廬陵南豐臨川又以古文詞代興故其鄉之能立言者漸合經解古文而一之雖遞傳遞變而歸

趣一不外於以仁義之質標古雅之神江西宗派之所以

可傳者以此若其餘之隨聲附和者扣槃捫燭輾轉成

歧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辨之不可以不審明矣我

皇上釐正文體所以申訓司衡者至再至三士子之爭

自濯磨且遠過於前代特患不識其真耳臣仰體

聖意其難其慎不敢以成見拘之不敢以輕心掉之閱

文二十晝夜每得一卷必幾經諦審而後定之兼參諸

二三場以徵其根柢致用之所在雖未能拔十得五而

於昌黎韓愈所謂無難易惟其是者或庶幾乎近之矣

抑臣於甲子秋試此邦文體業已畧見一班而茲於闈中披閱覩曩若更有加焉豈非由
聖天子久道化成日新月盛故津津流露於文人筆墨間者皆和氣化機之洋溢不自知其所以然乎夫言以徵心而文以載道凡經國大業不朽盛事皆於是乎在則此時拜獻之先資即他日酬知之左劵其所以仰報
國恩增重科目者獨文也乎此又微臣拳拳之愚所願與諸生交勗者夫

木枕集序

丁卯夏余按試許昌道經襄城翰林庶吉士劉芳草先生出木枕集示余曰此亡友睢州徐君季畏作也請書數語簡端余未知徐君之爲人而知吉士甚悉吉士兄弟數人皆與博善文章以孝友世其家平生不妄交遊少許可而獨與君講世好不替至思所以報亡友地下嗚呼是可以知徐君矣集區爲二文宗八家詩亦浸淫魏晉而皆不襲其貌每於忠孝廉節禮義之閑必踔厲奮發肖精神而出之以砥俗維風其他抒寫情思亦能

鑴刻萬物而一衷於至性何其與吉士家學相似也詩曰張仲孝友美吉甫也美吉甫而言張仲言張仲不及其功而獨言孝友蓋卽此以知吉甫之孝友如張仲也古人敦本行而重信友若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云爾今余於徐君亦然

陶太常時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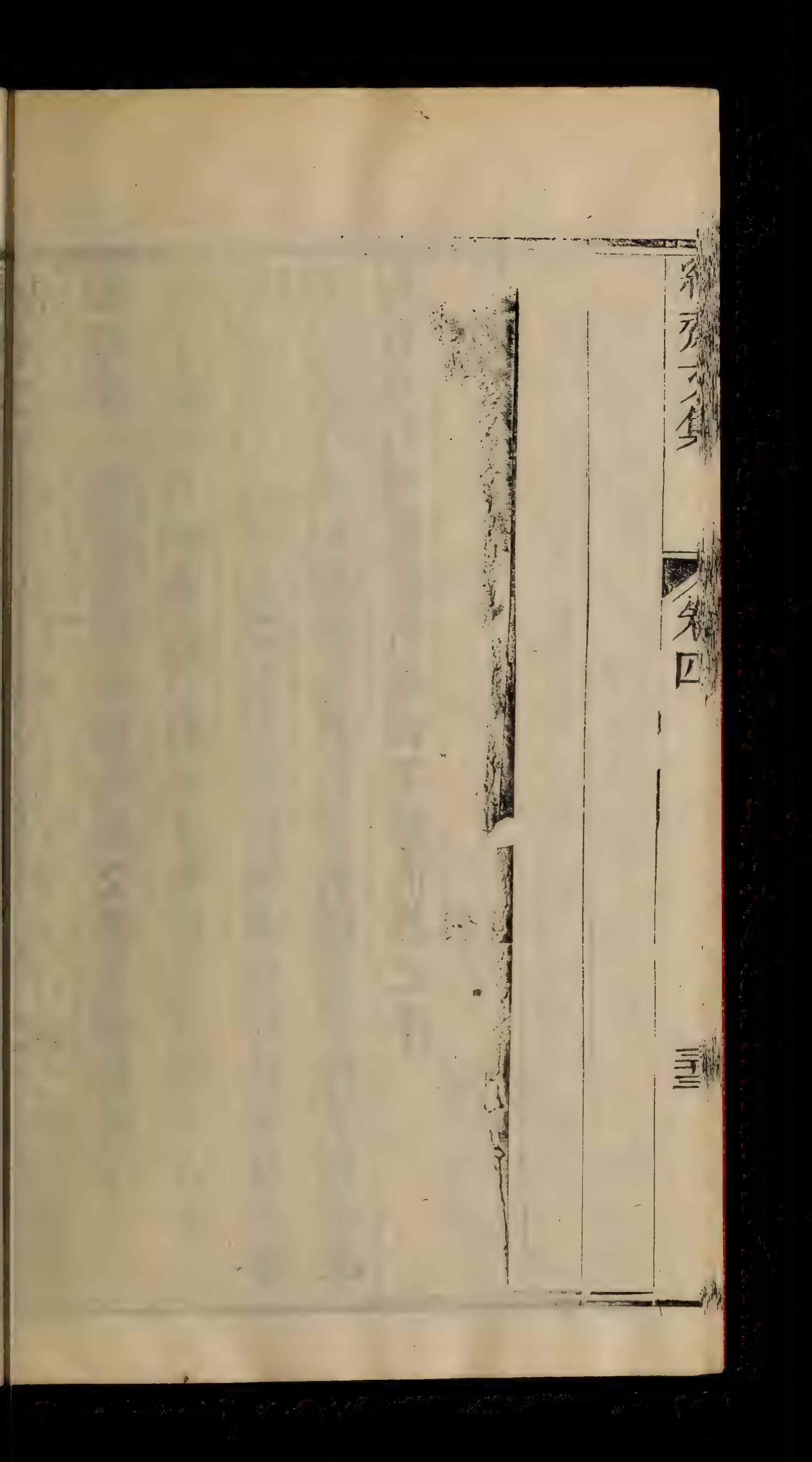
余幼治舉子業習制義見江左陶子師先生文高識遠韻每讀一篇輒流連不能釋手恨不及見其人丙辰居館職始謁見先生令子太常公於京師公以庚戌成進士對策爲余叔父文勤公所器賞余在館閣於公爲後進而公敦世講待余以友故余與公相知爲最悉當其時

天子大開言路虛懷採納公自詞臣歷諫垣慷慨陳當世事不數年洊躋卿秩益自奮感激思得當以酬知遇

一時中外利弊得失典禮所係用人行政諸大端知無不言蹇諤之聲著於朝右余用是益敬慕公謂眞不愧古人而獨未嘗見公所爲文不知其於先世何如也歲丁丑

予養歸里過郡城嗣君雙溪令龍溪裒公生平制義付諸剞劂請序於予予因得卒讀之見其原本經術而詞必已出勁正高潔無靡曼繁縟之音益嘆公之文與人何其相似也夫言爲心聲詞尙體要公立朝大節其形於章奏所謂經國大業不朽盛事立言之大者固不僅

制義之末然即是以觀亦足以振式浮靡力挽頹波吾知斯集一出必將與子師先生文後先濟美風行海內士子家絃戶誦亦必當有流連慨慕不忍釋手者蓋公淵源所自遠有端緒其見於文章者又如此余旣以獲見公爲幸又以雙溪令君當薄書塡委之餘不忘家學知其克負荷能象賢也因不辭而爲之序



緝齋文集卷之五

漳浦蔡　新葛山

家譜序

家之有譜所以辨尊卑序昭穆聯族姓而重一本也程子云宗子法廢後世譜牒尚有遺風譜牒又廢雖至親亦薄韓魏公亦云謹於家譜而不忘乎祖先孝之大者也故凡世家大族往往重之吾蔡氏舊未有譜明嘉靖間戶部郎蓮峯公爰始輯之僅有繕本亦多闕畧不備

洊更兵燹殘朽散佚子孫不得而見也宗伯文勤公慨然有興修之志而舊本久湮搜羅未備旣膺　朝命叅不遑於家政　新幼侍公側竊聞緒論二十年來仰賴先世遺澤竊祿于　朝備員　禁近雖直廬風雨短檠夜月之下未嘗不往來于心而夙夜在公亦未遑茲舉也

丁丑之秋幸荷

聖恩予養歸里因得於承歡之下遠稽舊聞旁搜志狀又逾年乃克爲之嗚呼難矣夫家之有譜猶國之有史以傳信也魏晉以來世族以門第相高稱系姓者必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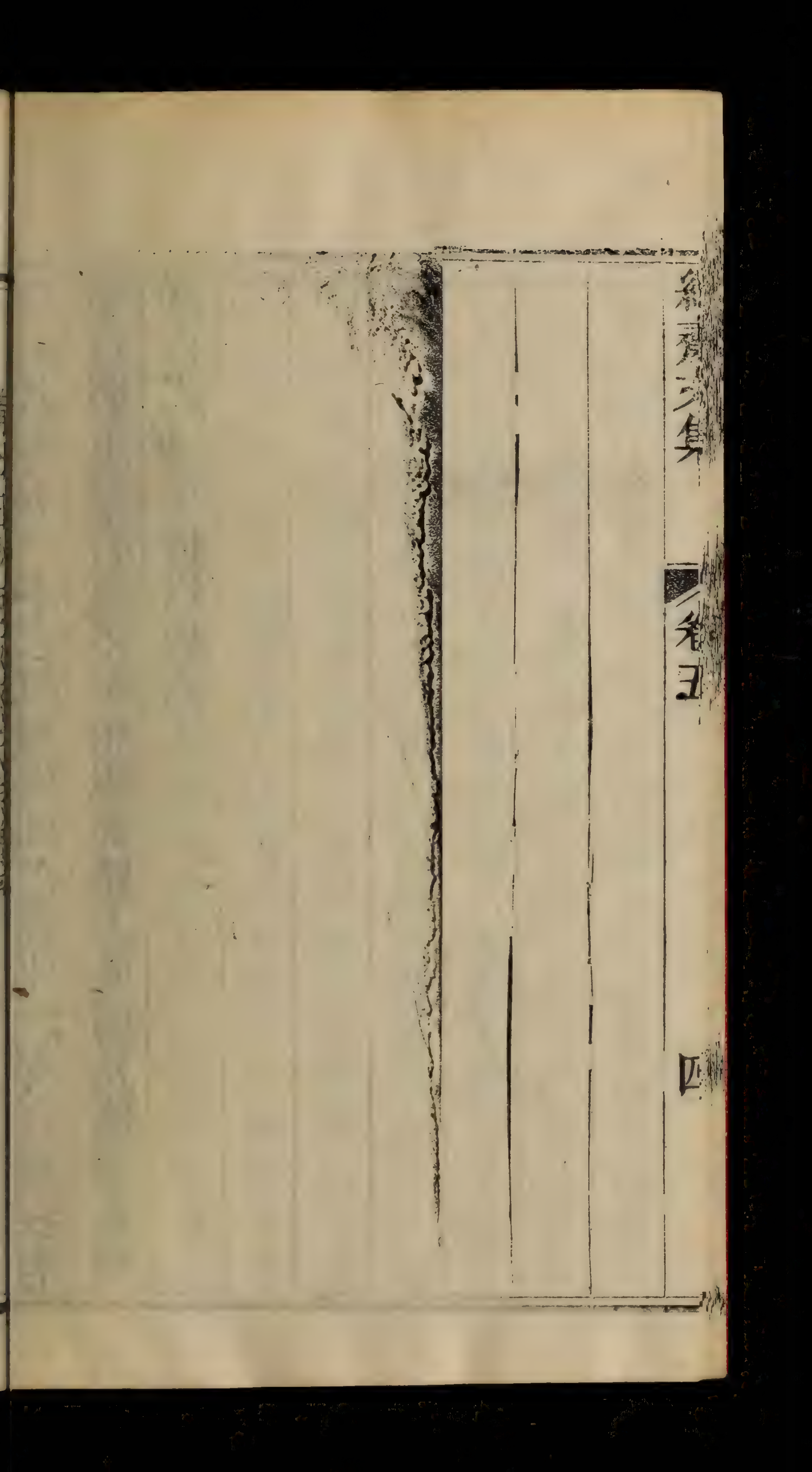
原于聖哲之苗裔公侯之子孫近者則扳援貴勢誣其
祖以自取重宗緒之紛也則遠稽難春秋書莒人滅鄫
晉史著賈充亂紀嗣續之重也則核實難彰善諱惡者
忠厚之道然或揄揚而失實或欲蓋而彌彰懲勸之昭
也則直道難又況禮時爲大度數儀節之間隆殺等威
之辨每疑事而增華亦待人而後行非斟酌于損益之
宜者不敢錄也則畫一又難嗚呼譜之難也小子新敢
言作哉幸諸叔兄弟姪其匡不逮廣搜博採而嘉靖間
所著舊譜亦于是始出益有依據乃考訂成編釐爲八

卷初祖則斷自直翁據始遷也圖系以五世放蘇氏之譜而損益之也名位顯著者立之傳兼歐譜例也其餘世恩有錄祠墓有圖祭器祭禮祭田義租各有攷遷徙有稽而以家規徃訓終焉譜既成乃進族人而敬告之曰吾祖宗之占籍于茲也十有五世矣直翁公不藉閥閱之勢辛勤立門戶教子孫以耕以讀隱德含華葆眞厚蓄至梁嶽而椒實始繁子孫相繼列簪紳學行文章煥焉可述所謂五世其昌者也自時厥後繼繼繩繩熾昌未艾迄今閩南稱著姓者莫不知有吾西湖蔡氏也

顯然門第之重人歟人之重門第也昔之稱門第者莫如唐柳宋呂柳自公綽以來屢鎮大藩然必有公權之兄弟仲郢之父子玭之祖孫而後可貴非河東節度之足恃也呂自文穆以後如公著希哲疑問本中家學相承世稱中原文獻亦非徒藉數世平章之爲重也其他名門右族以祖宗積累而成以子孫放佚而敗者前史所識曷可勝數哉今日子姓咸在觀是譜者必惕然而思曰凡茲瓜瓞綿延濟濟雍雍仕者祿于朝秀者遊于庠序飭愿朴者亦得以農工商賈自食其力皆祖宗之

澤也澤不可長邀必思所以永之又惕然而思曰同一
祖之苗裔而若者盛若者衰若者絶若者絶而復續若
者衰而復盛何不常如是蓋祖宗未有不愛其子孫者
而又視乎其所以受之如木焉培其根者末自茂然或
斧斤之所摧殘風雪蟲蠧之所剝蝕不能皆菀而無枯
也如水焉濬其源者流自遠而或壅遏于沙磧衝突于
泥滓汙瀆不能有通而無塞也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
德蓋言受也又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以云永也愼毋
若再實之必傷其根而航斷港絶潢之不至於海也則

幾矣若夫溯一本之誼聯族姓之親使之喜有慶哀有
弔貧窮患難有恤不至相視如路人此則凡修譜者類
詳言之新又何以加焉



莆田白沙西坂蔡氏族譜序

蔡于吾閩稱著姓宋明以來在建陽者多祖牧堂西山在莆泉者多祖忠惠吾漳則祖蒙齋公諱元鼎者爲多由蒙齋而上在漳郡爲武德將軍在漳浦雲霄爲長眉公皆自光州固始入閩爲漳著籍始祖世次遠不可稽由蒙齋而下簪纓累世其間支分派別或立籍於泉或立籍於潮復自潮而歸於浦遷徙靡常雖同出一祖未有能聯而合之者余自己卯歲纂修家乘極意搜羅其世系類多殘缺失次乃斷自吾身以上十二世直翁公

爲西湖占籍初祖意未嘗不欲由直翁以遡蒙齋即由
蒙齋以遡武德長駙二公而世次難稽尚留有待也歲
庚辰入
覲京師道經莆田之瀨溪宗兄震仲率諸子姪揖余于
逆旅曰吾家在山南不數里往者先宗伯文勤公數止
宿焉厥地亦名西坂西坂吾漳浦東南蔡氏里居也震
仲高祖父朴菴公篤敬來自西坂實始居此因以名里
余偕至其地見其室廬衡宇質朴有古人風震仲又爲
宗祠祀武德將軍暨蒙齋以下諸有名位者可謂不忘

本矣既南旋再過瀨震仲手一編以示余曰此吾所纂韓家譜也自朴菴公以上皆在漳浦世系不能詳載然吾聞蔡氏入漳始自武德將軍而吾宗派實出蒙齋由宋訖明至嘉靖進士南京戶部主政心來公明復實生朴菴爲遷莆初祖譜牒之無稽也久矣其不知者吾不能書也爲紀其可知者而署其世次子其爲我叙之嗚呼吾西湖相傳亦出蒙齋而吾譜不及焉以中間一脉相承至元明之際文獻無徵乃倣歐陽子之例即近而可見者書之以視震仲之譜疑者雖近必鈌遠者有闕

必書或詳焉或畧焉其水源木本之思與缺疑徵信之意並行不悖爲可嘉也異日旁稽博採使闕者而皆有徵也則以是而合于蒙齋不難吾又將是正而取法焉遂書之以爲序

郡侯蔣公調臺灣德政詩序

貴陽蔣公既守漳之三年百廢俱修惠政四洽漳人安之時臺灣郡守義安余公秩滿候代制府廉公治行以

上請

天子可其奏於是漳紳士惜公之去相與作爲詩歌以道公實政寫遺思而請余數語序之余舊與公同館辱知愛當率先多士以爲倡其可以無言雖然公之所以惠吾漳吾漳人之所以頌公者亦既臚之篇章而余又何言公以名進士官翰林居館職者六載出在外秩人

謂公儒臣不宜吏事公領以屢最遷劇郡由福州會城
而來守吾漳今復自漳而之臺蓋
朝廷視漳重於會城而視臺又重於漳故公之澤愈推
而愈遠公之用亦愈試而愈奇臺灣自入版圖近百年
設官置吏與內地等蓋泉漳之外府全閩之屏蔽而沿
海七省要害之區也其地西濱海東屆深山延袤二千
餘里其土沃壤墳衍五穀不糞自熟其物產則薯芋糖
蔗水籐竹木硫磺皮草角筋之用備其土著則社番庄
客富商大賈有室家之聚其游民則漳泉潮惠媮惰博

寨無賴之徒雜處其間其俗奢淫其風沉湎其紋[illegible]之
徒侈結納聲利相徵逐其汎兵更番迭調無父母妻子
之戀稍束之則驕以怨其書吏隸役多奸猾舞弊剝膚
椎髓以漁商民官斯土者往往稱難治又三年秩滿則
遷視若傳舍苟幸無事無肯出心力爲國家計久長愛
百姓如赤子者亦其勢然也今
天子神聖文武知人善任數十年來守臺之吏自巡察
以下必慎簡中外有威信知大體可畏愛者往涖其任
非內地幹濟之才罔不以膺斯選也公行以治漳之治

治臺灣吾知其必不肯以傳舍相視苟幸無事上副
聖主委任之殷中慰大府推求之意下酬海外士民望
治之心俾斯世曉然知儒術之不迂疎豈不休哉遂書
之以爲序

林於閩爲望族其在莆陽者科名爵位學術事功人材之輩出爲閩中第一太僕寺卿學川林公其先世父祖以上代有偉人公胚胎前光克自踔厲早歲舉於鄉出宰畿輔多惠政奏最內擢爲工部主事旋晉御史三遷而至太僕寺卿當其時　朝政清明百僚祗愼奉職公不爲矯激沾直聲顧感知遇不能唯阿緘默凡關中外利弊知無不言所論列皆中機宜

天子方大加嚮用朝之卿大夫莫不傾心佇頎畫而公

遽引年歸優游林下著書課子弟自樂其于榮利泊如也余晚達不獲從公聞緒論通籍後始得交公令子今教諭君濤標既又與余家爲婚媾益悉公家世今年春教諭君裒公宛舫居文集若干卷屬余爲序余伏而讀之益慨慕想見公之爲人昔唐權文公有言謂作必有補於時宋蘇文忠序范文正公文集謂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如飢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今觀公所爲文自寫胸臆無雕鏤藻績之習所言皆切於用有關勸懲自修身教家以及仕

官牧民理繁御衆之道莫不剴切詳明而一歸於仁義道德之旨非所謂出於天性而有裨於時者耶雖其因事立言若無意於文而其眞意之流溢可得而掩耶余觀自古名門右族其家學所漸代有修明故累奕葉而不替後世教化寖衰士大夫居顯秩者子弟率豪奢相尚間或稍知學問爲文章亦皆浮華無實適以長其虛憍自大之氣故中落亦易余讀　公集自詩歌古文而外若師會廣義家訓等篇言近旨遠思深慮詳亹亹乎與顔氏涑水呂氏諸訓並傳不朽矣可以寡過可以型家

可以淑身可以善世教諭君奉以周旋以世其箕裘又梓而行之以公諸斯世豈惟林氏一家之訓將世教實攸賴之矣徒文云乎哉

送莊詒亭歸養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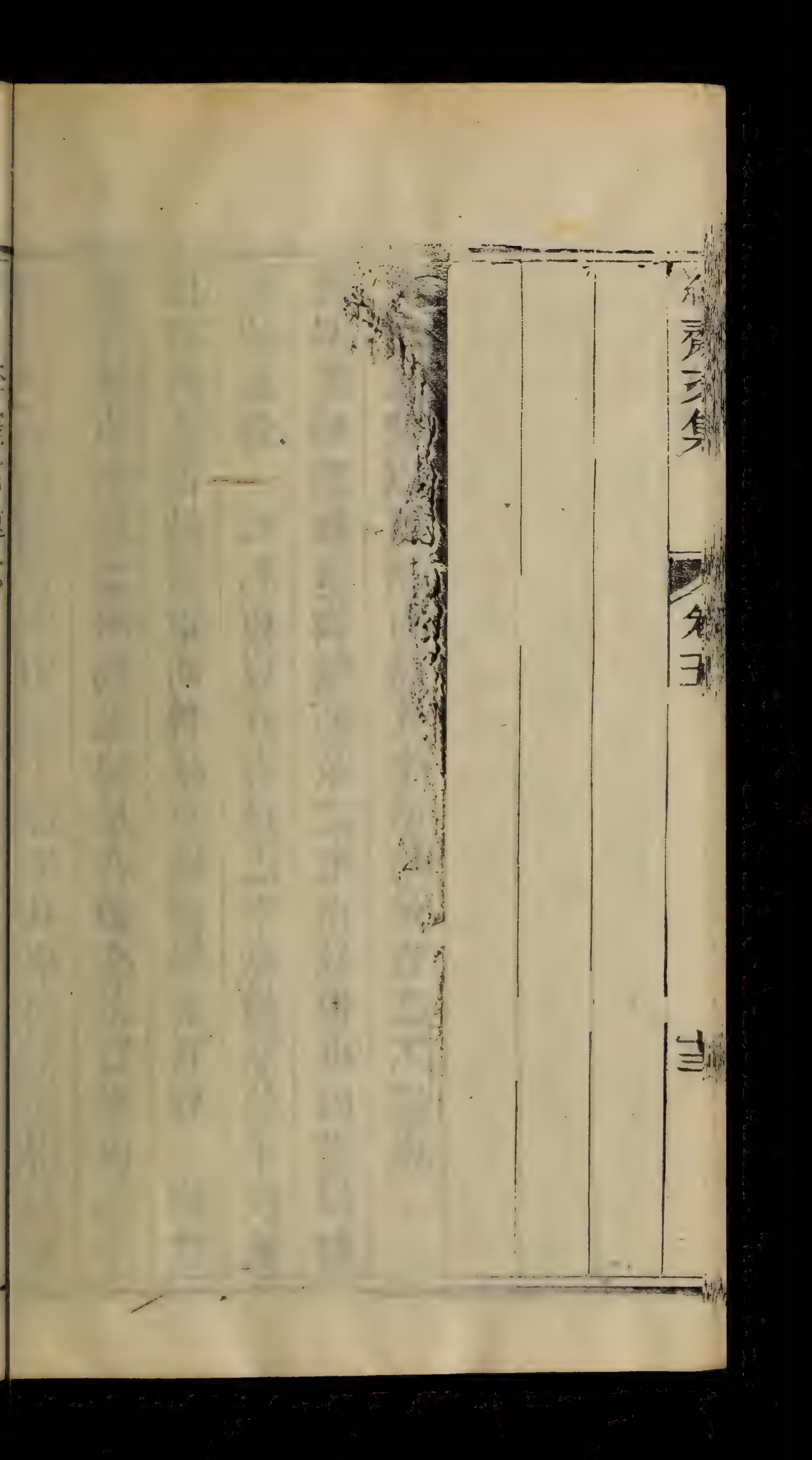
吾閩泉郡莊君詒亭學行醇篤能文章登乾隆己丑進士爲尚書冬官曹越五年乞養請歸里時座主大司空今相國武進劉公尤加愛重毎見必勸勉以大器相期諸同年僚友咸謂君非久淹曹屬者詒亭念親老竟告歸既得請造余言曰先生侍養家居有年矣願得一言以爲法余告之曰是余之愧也夫是余之愧也夫余假歸時年五十餘精力遠不逮壯盛中間牽引於世情囘適於事勢轇轕於酬酢疏戚是非欣厭之途忽忽逾十

年德不加修而學日益荒落今老矣徒自悔耳無足法也請爲詒亭言其可以取法者昔睢陽湯文正公弱冠登第由館閣出爲按察司副使備兵關陝擢江西嶺北參藩年近三十以病請休林居二十載日取先儒經史諸書講貫服習時夏峯孫鍾元先生講道蘇門公親詣受業修弟子禮恂恂如儒生不自知爲達官貴人也於是踐履益篤見道益明其於聖賢修已治人之方表裏洞達确然有以自信後以魏蔚州薦驟躋顯秩出居大府入爲正卿內則啟沃輔導外而濟世安民皆能不負

所學至今稱當代理學名臣必曰潛菴湯文正公云向使公少年銳意功名不能勇退則蘊蓄必不深抑使二十年中不得夏峯師友互相砥礪則習俗之見聞人事之膠擾皆足以搖惑其心思而頹惰其志氣植根必不能完固而發施無力蓋古人師友之功至於如此而先正之虛懷篤志爲不可及也今詒亭年未三十引身較文正爲尤早而旣以侍養歸又將二十年林居不止也其家庭之樂承歡養志之誠固詒亭之所自得者無俟余言余第舉文正以爲法蓋欲使詒亭之益進于學也

今世學不講久矣爲士者未遇則役役於科舉而學非所用一旦入仕茫然無所依據不得已而依違苟且揣摩熟習而用非所學卽有一二有志之士思取前言往行以爲蓄德之資又苦於職業之不敢曠而不暇學世道之日偷而人才之不古若其不由於此乎詒亭旣無數者之爲累又適當壯盛之年以其事親從兄之餘致力於聖賢切已之學凡世儒所視爲迂而畏其難者一一體之於身務求實得是卽他日之文正也同郡淸溪官石谿先生有道君子也余之畏友而詒亭所嘗師[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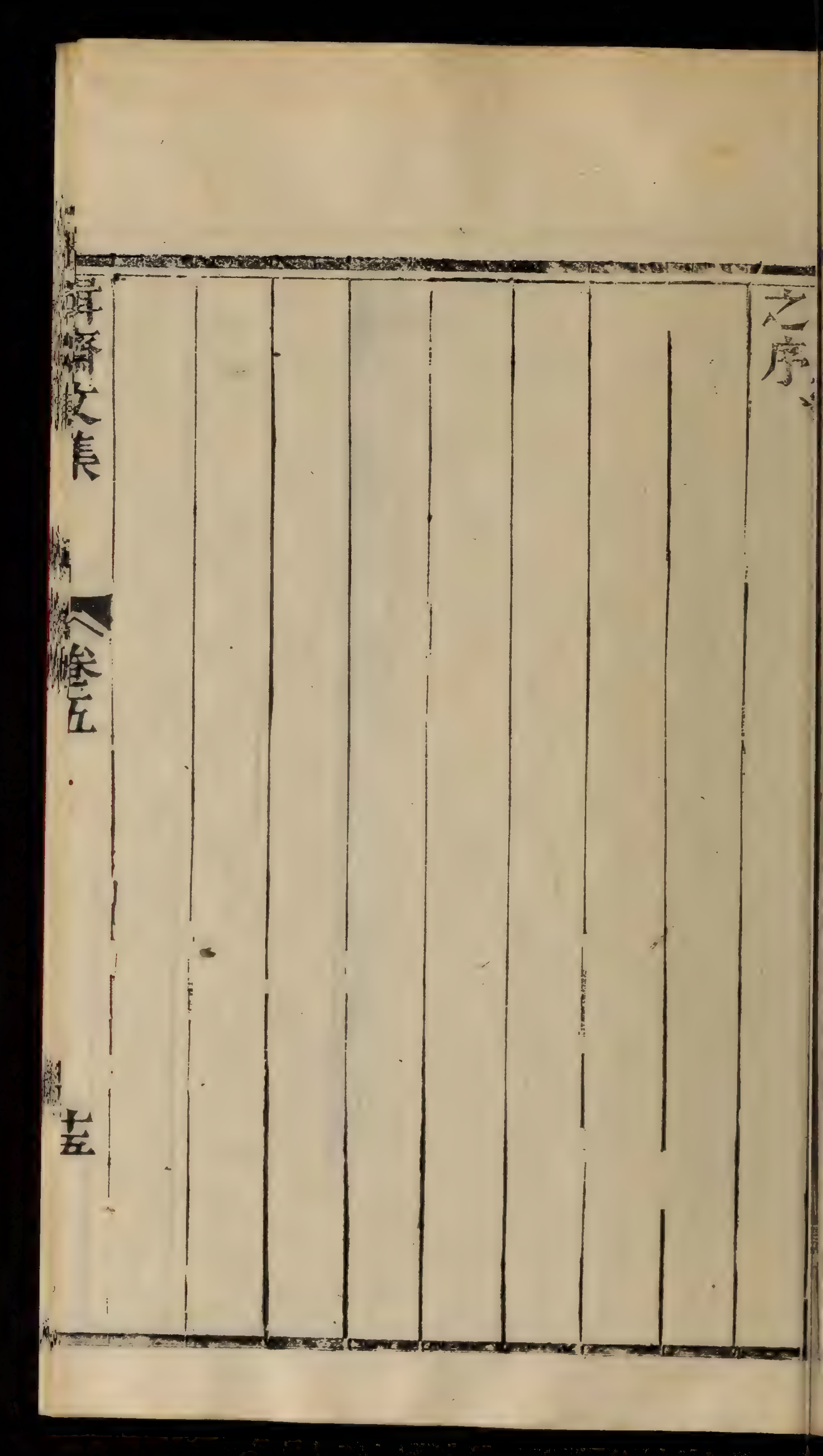
者謝絕榮利閉戸空山二十餘年其學問淵源得自吾
鄉李文貞公較夏峯為尤純是亦詒亭之夏峯也詒亭
歸再造廬而請益重商舊學更擴新知異日登　朝建
豎卓然為一代名臣豈非吾黨之幸歟詒亭勉乎哉流
光易邁駒隙難追慎無若余之老而滋悔也因書以贈
其行且使以質諸石谿先生當信余言之不謬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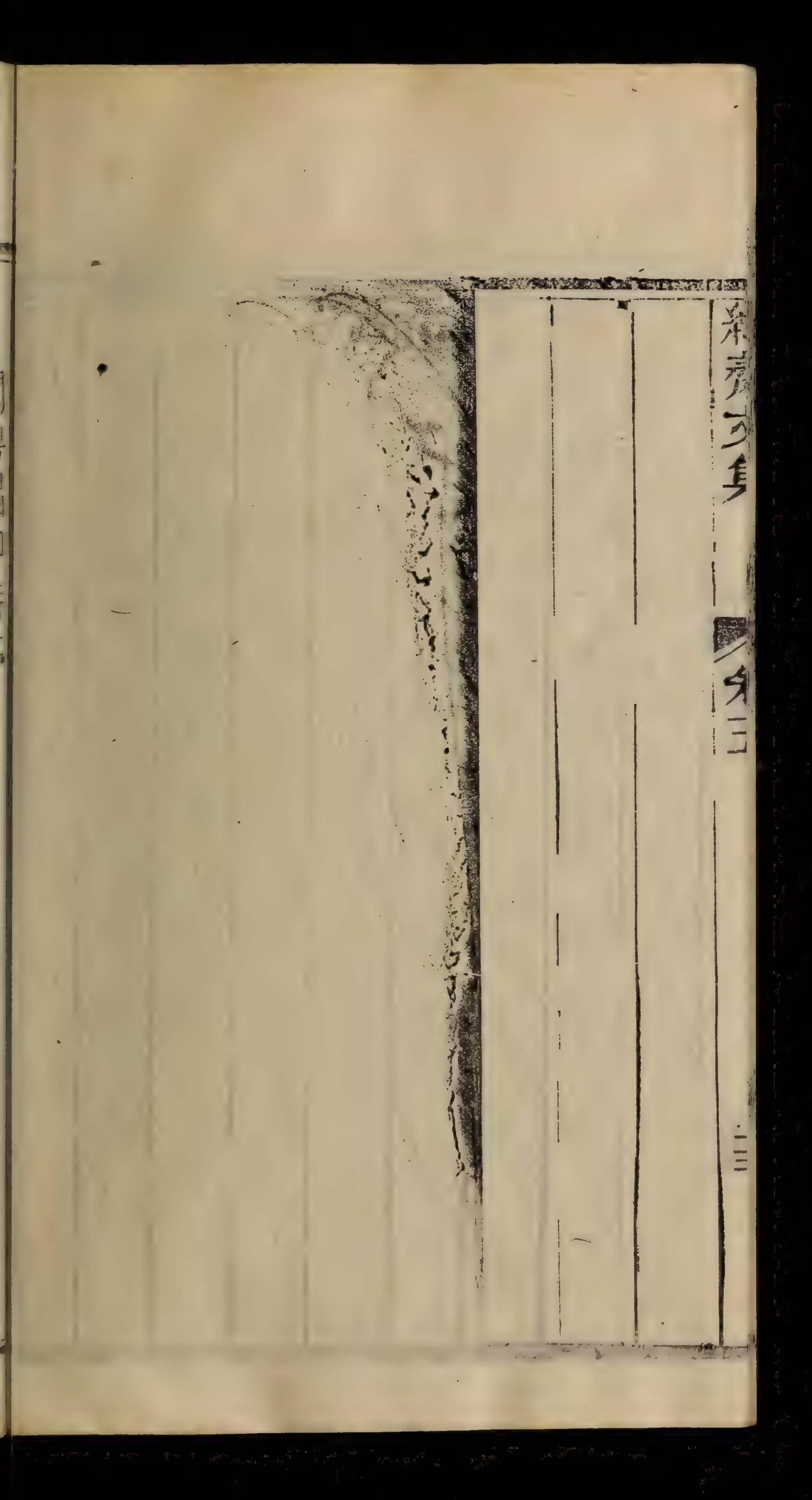
李雍石傳序

程子嘗言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存心愛物者仁也在天地則块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背而過之者自賊者也不能擴充者自域者也有所待而不肯隨時隨地以設施亦為善之不篤者也太學生李君雍石當丁亥歲浦大水民流徙苦饑君設糜粥食之死者具棺埋之室廬傾圮者收葺之丙午又饑亦如之出穀平糶民困以甦余嘗謂常平一事雖韋布可行而貧者既無力富者率多嗜利幾刻如君

者又多乎哉嗚呼仁矣抑嘗聞之李君祖爲賊所掠考某以身翼受賊刃賊爲感悟君六歲喪母哀毀如成人事繼母得其歡心愛兄弟之子如巳子蓋以孝友世其家者也昔黃香領魏郡值大水歲歉捐俸賑饑范純仁見東吳故舊傾麥舟以贈世謂二公孝子而設施若是可謂親親而仁民矣今李君之分位遠不逮二公而行事若合符節非必厚於仁無所待而篤於爲善者耶雍正元年邑士民將以君應孝廉方正君固辭乃止同郡莊君既爲之傳余以戚屬謬登史館有採風之責因爲



之序



閩粵唱和詩序

詩以道性情也性情不至詩不作可也三百篇中婦人女子不必知詩而皆能詩性情至焉故也後世聲律日嚴詞調日變不必不能詩而可以無詩性情不至焉故也孝子悌弟良朋益友之嘯咏歌吟試取而與浮誇綺靡者相較其摛華掞藻或不如遠甚而至於油然藹然令人向慕神往不能自已者則在此不在彼故曰性情不至詩不作可也歲丙辰粵東佘君畏齋自閩取道入都與官君瑜卿偕水陸八千餘里每遇名山怪石長河

巨浪以及名賢高士之遺址孤村野宿之荒凉凄寂必聯吟遞唱以爲樂然皆抒寫性情勤勤懇懇無雕鏤藻繢之習其交好之篤意念之深隱然流露于行幅間蓋至是而後可以言詩至是而詩可以作余嘗念人生五倫皆根於性情而莫可解惟朋友之交或百里或千里或白首相知或一言投分或始合而終睽或處同而出異天也人也舉不可知六年以前余未一至京師畏齋居廣之惠州瑜卿居泉之安溪吾三人者未相識也然余竊聞瑜卿之賢思欲見而不得畏齋不知也是後余

時公已臥疴在床從榻前握手歔欷道故臨别泣下不能舍去今則謦欬難追墓草已宿獨此遺膏賸馥沾溉將來撫卷之餘幾低徊不忍卒讀而猶幸覽其遺編以想見其風度之端詳性情之高潔又未嘗不依依遇之也公所著有承華法戒經義雜著數種立言之業行當垂諸永久獨念余衰朽荒落篋笥中尙有宿稿數卷未敢問世而精力所存弗忍棄置恨不獲與公商訂其得失也公以會狀歷官九列世所艷稱而淸苦淡泊有羅念菴李九我之遺風焉其立朝持巳之大節與夫制藝

翰墨之精純久爲當代宗仰故不具述而獨敘其宿昔
知交之情以誌余感云

邱彩倬先生文稿序

永春邱君彩倬績學士也余素慕其人乾隆己丑彩倬與計偕至京師余延以課兒孫晨夕相聚者三年每公退餘閒相與上下古今縱談經史古文纚纚數千言夜分不倦尤喜爲制藝命一題必先自作操筆立就大抵法本先正詞歸大雅約六經之旨不悖於聖賢立言之意至其恢奇恣肆又非可以常格拘者每脫稿輒以示余余亟加嘆賞彩倬亦詡詡自得也比歲以來　國家慶典稠疊加

恩多士辛卯壬辰連年舉禮部試時選期已屆與彩倬同舉於鄉者恩得一命之榮多不樂就試彩倬獨昂然露衿躡屐攜筐操筆墨硯以進門啟先出出則錄所爲文以示儕輩諸儕輩無不擊節歎賞而彩倬又詡詡自得也其精神嗜好老而益篤如此今年春謁選銓曹得中州密縣令將行迺裒其前後所作制藝若干首請序于余以余相知之深也彩倬之言曰　國家以制科取士士之窮經立名者爭艷慕之某自甲子領鄉薦至今垂三十年應公車就試禮闈者十有餘次而皆不遇豈

文章之過歟抑歸太僕所稱爲文章者不能自制其榮辱毀譽之權于已耶今老矣一行作吏不復能與諸英少操觚吮墨爭得失于風簷之下然平生心力實在于此君其爲我序而存之余既喜彩倬之文又嘉其志若不以爵祿爲榮而思以文章爲不朽盛事也大僕不又有云已知之過于人之所知其自得也方將追古人于千載之上今彩倬之文既可以自得矣人之讀之者亦信其可以自得矣以追古人于千載上不難也他又何計焉抑吾聞窮經將以致用此行也吾又將論彩倬以

從政之能達也先序其自得于文者以歸之

湘江黃氏試草序

龍溪黃君鶴山與余壬子同領鄉薦其明年鶴山成進士官刑曹余禮闈被放歸取其文讀之簡鍊精密闈鑄謹嚴會墨則恢宏湛深體大而思益精用是知制舉一道自有宗範世常舉昌黎俳優之說謂應試之文必無足傳者妄也鶴山世居湘江自其寧人省菴公以二千石起家延師課諸子萃四方之秀相與講貫服習孫曹繼之烝烝向學皆通經術能文章數十年來郡邑稱讀書之盛莫有過于湘江黃氏者近乃裒其家歷試諸草

彙爲一集而問序於予予讀之喟然興嘆吾漳先正巨公以經術文章重海內者指不勝屈其著作皆與衍宏深自成一家即制義一途亦皆蘊釀深厚今所傳漳江先正制藝士子家絃戶誦流風所漸人知崇尚實學近稍陵夷頹茶矣獨黃氏一門父子兄弟叔姪自相師友遂能樹幟文壇勒成一家之言可不謂盛歟然自壬子癸丑至今三十四年補博士弟子餼於庠選拔貢成均者接踵而未有繼鶴山踔起鄉會兩闈者豈其利於小而不宜於大耶制義取士四百年矣其間升降消長之

機隨氣運爲轉移不能强同士子之心腹腎腸與[illegible]可之好尚亦不能必其皆遇由是揣摩迎合之術屢變而愈失其眞求其足乎已而無待於外投諸所向而無不可售者蓋寡焉今觀黃氏試草悉原本於六經史漢八家之文而衷以先正之格式參以風會世變之殊趨竒乎濃淡不能一致要皆清淳雅健無艱深鉤棘臃腫餖飣膚靡諸陋習有其必售者而無其屢變愈失者吾有以知其不終閟也昔龍溪黃氏在宋時有彥臣者官朝散大夫以厚德世其家子七八其四連登進士孫曹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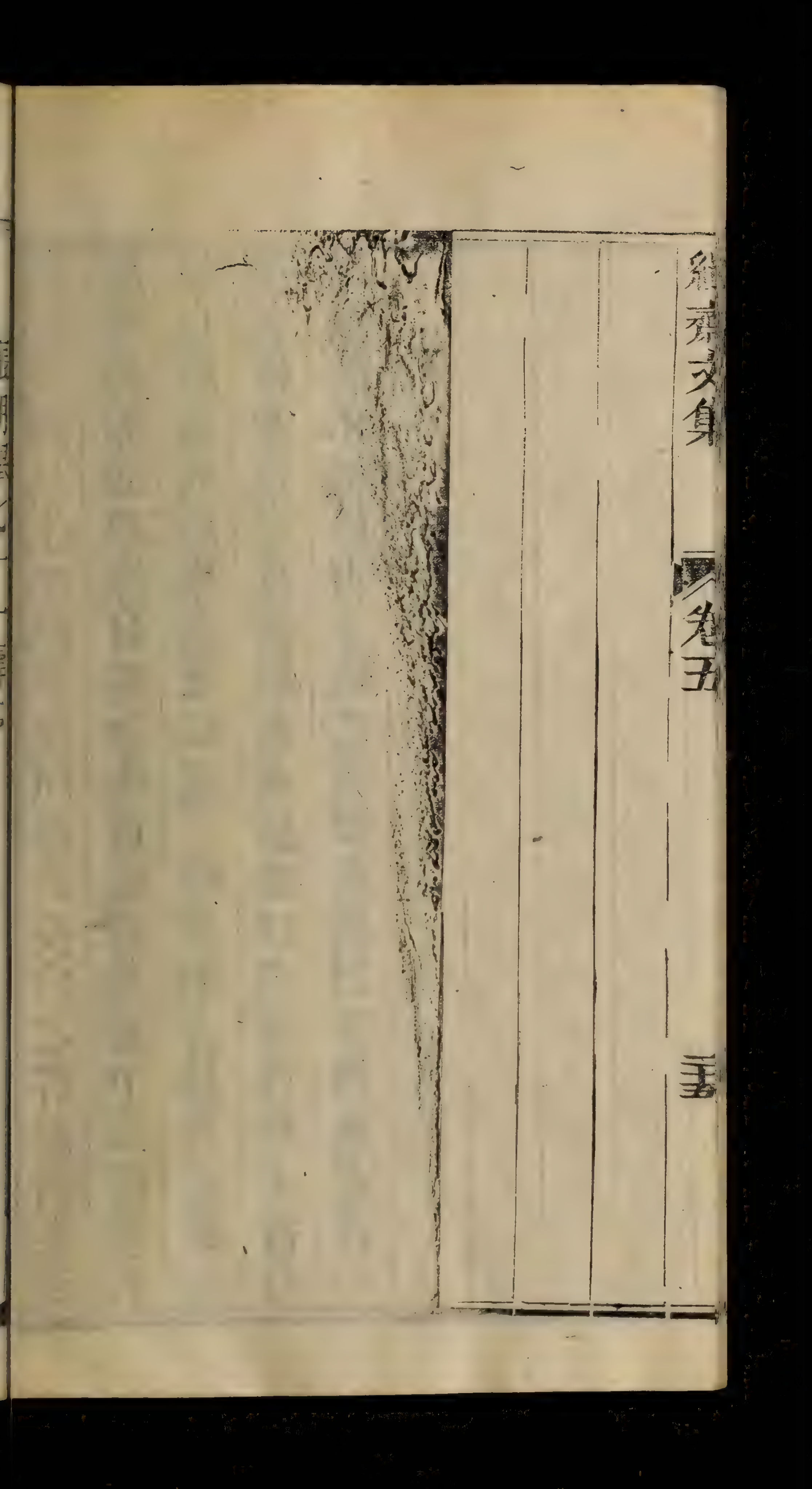
踵高科宦跡炳然世德爲一邑冠湘江自省菴公以來鶴山兄弟九人皆有文名今未四十年合其祖子孫三世以文顯者又二十餘人光遠而益燿視朝散有加焉異時出其家學以大用于世必能匹休前哲不僅以文章著卽文章亦必如先正之宏深奧衍力追古作不必僅以試草傳然其試草之可傳者固昭昭耳目其亦曷可磨滅耶遂書以序之

葉學海文集序

海澄葉君學海與余交久余嘗讀其所著地理原說察理精而信道篤卓然不惑於流俗又屢挹其談吐言論曉暢洞達練於時務以濟世及物爲懷非經生家所能道者余心識之而未得見其全集今年春嗣子文載與許偕來京師學海裒其前後所爲古文彙爲一卷請余爲序余因得盡讀之夫文章之道與政治通古之所謂立言者必有所不得已如粟米布帛陶冶之適於用一不備則生人之道有所不足故其爲文爲載道之輪轅

濟世之舟楫也舍是無爲貴文矣學海博極羣書攷據詳核所居濱海葺大觀山房縹緗數萬帙充牣其中手自校勘其發爲文章必原本六經旁及子史不爲鉤棘峭厲奇僻詭怪之習務自道其所得而有當於世用既以名進士出宰榆社凡修廢舉墜興利除弊之事一以古爲師而以所學爲的簿書餘暇卽涉圖史濡毫染翰以發其慕古之思範俗宜民之意榆社之民至今頌學海爲神君爲慈父母而學海固退然書生粹然儒者以視世之甫得一第則束書不觀出而從政又以所用非

所學盡喪其生平以承望顏色於長官之好惡者其志趣為何如耶學海自為諸生貢成均友天下士既登第益自磨礱刻厲事賢友仁與　當代鉅公長者遊鉅公長者皆愛重之故其學有本原政知先後而作文皆有師法能不愧於古立言之旨如此也因喜而為之書



張朝舉七十一壽序

歲丁丑余嘗思侍養家居延師課諸子平和諸生張君玉成負笈從師館余家性行醇謹學勤而志甚篤叩其家世知其尊人朝舉翁義方之教嚴而有法因述翁生平行事甚悉翁性孝友自幼清貧爲家督奔走經營生計事二親備極孝養撫弱弟婚教無失時家既裕益輕財好施與祖祠圮捐金以倡不足則總其成邑重輿 文廟捐費尤多歲旱荒出粟平糶併勸族之殷戶其相賑恤全活甚

衆當道嘉其義下其法於所屬各鄉前後郡邑長吏咸委以族正之任族丁戶數千翁整齊化導廉公平恕數十年來無違教者族以大和今年壽七十有一以三月下浣爲攬揆之辰族戚躋堂稱慶玉成攝衣冠徒步走百里再拜乞余言以侑觴余讀周禮司徒教民之屬有鄉老之職其自州長以下黨正族師閭胥比長皆里中之賢者曰與民相習勸善糾惡讀教灋掌禁戒故其時化行俗美有非後世所能及者漢興設鄉三老其風猶爲近古後世此法不修一切獄訟期會約束懲掌之有

司而自牧令以下至丞簿尉皆朝廷命官秩雖卑而地絕隔於是篤行君子修之於家立爲家訓鄉約而鄉族之人欽其行義亦皆奉教惟謹其效往往過於官府之治然當是任者率難其人非實有老成重望素行孚鄉里義聲著遠近者曷克當茲若翁者非其人耶平和爲治在萬山之中民多聚族喜嚚競官斯土者咸委重責成於族正誠得如翁者數十輩分布四鄉使各率其族以佐官師之不及其視成周鄉老之設兩漢三老之任殆庶幾焉故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者此之謂也遂

晉以歸玉成使以是爲侑觴之祝

閭安楊先生八十壽序

歲甲辰八月十四日爲廉訪使楊公閭安先生八十誕辰嗣君晉錫與計偕來京師乞余一言爲壽余知先生久素心相與稱神契其敢以不文辭先生原隸閩汀自先世徙居於粤今爲嘉應州人登雍正庚戌進士出令吾閩壬子余舉於鄉先生分校同考余雖未得出先生門然素知先生固粹然儒者也後數十年間先生移治粤西歷宰各縣領州牧佐劇郡出入苗猺獞獠之鄉民夷帖慴悅服擢江右瑞州南昌諸郡守所至悉以儒術

爲吏治報最入
覲奉
命觀察福建分巡延建邵道駐節延平余時假滿入都
取道劍浦謁先生于官署延郡潭澄峽峻湍石激波茂
林蓊蔚擅溪山之勝環岡巒爲城郭官署多在山麓翠
微間入門升階見先生蒼顏皓髮偉貌豐頤望之若神
仙中人而先生固粹然儒者聆其緒論則載籍極博唐
宋以來文體正變人才盛衰以及近今學校之修廢吏
治民風之淳駁汙隆津津然若以余爲可與言者余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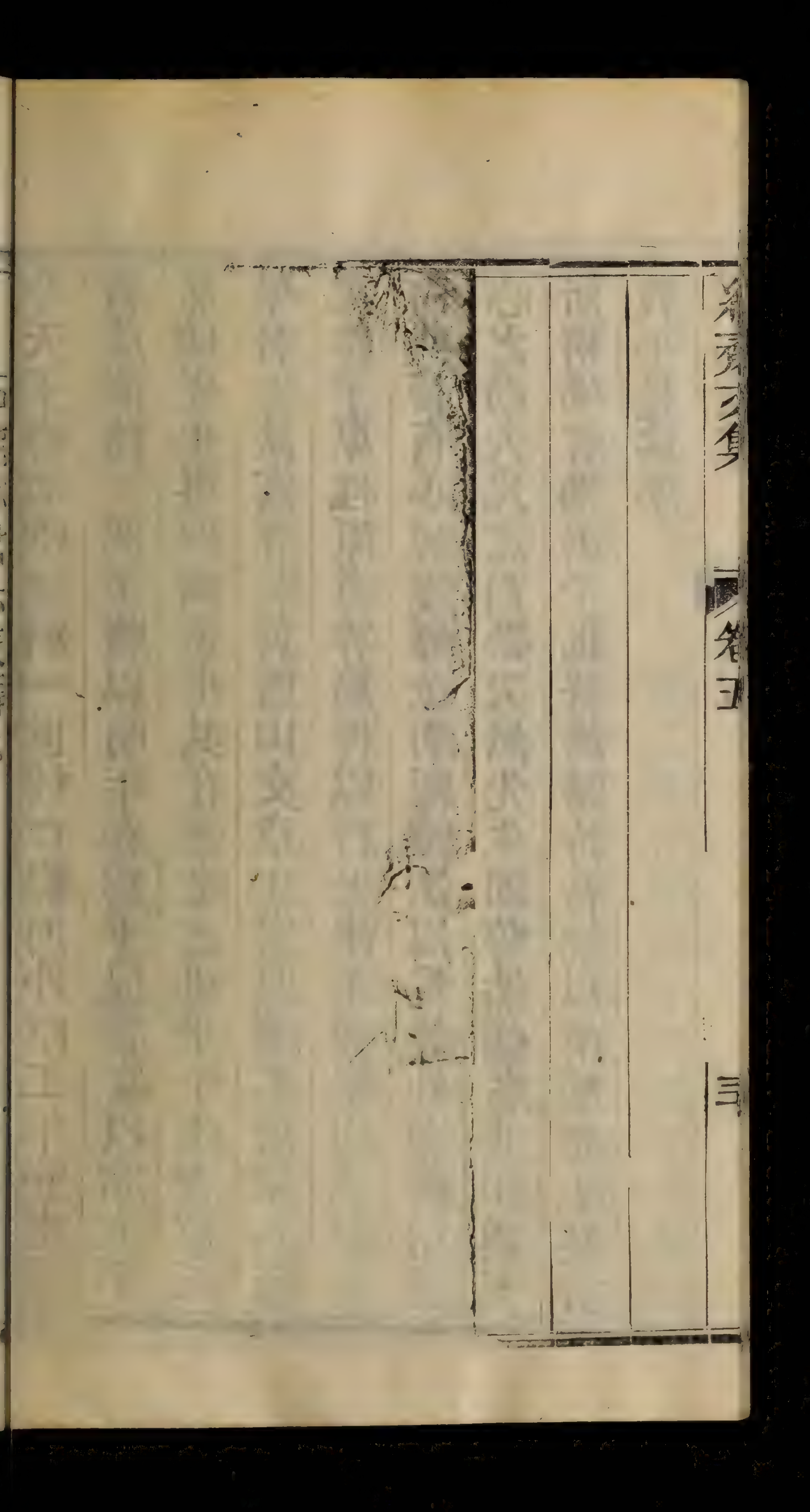
壬子以來心儀先生者二十餘年至是乃大償所願焉

八年俸滿擢湖北按察使

上召見以先生耆年嫻獄事遷刑部郎諸鉅公咸禮重之不以司屬見而諸新進後生爭爲捷給刻深以阿時局取名當世者皆畏憚不相親暱先生亦嶽嶽懐方不能與時俯仰退寓齋手一編與古人爲徒門無雜賓越二年移疾歸時年七十有二兩廣大吏延主端溪書院辭不獲先生平居以興學育才爲已任雖吏事倥偬不少廢其在粵西則有桂林書院在江右則有鳳儀書院

皆創建多士至今尸祝之在閩則延平之道南書院建寧之樵川書院及建陽學宮皆修廢舉墜行部所經必親至與山長論學懇懇爲諸生言讀書作文之法修己治人之方藹藹樂善不倦其天性也今老矣而神采奕奕猶日擁皐比掀髯論經史諸生拱立以聽較在官時有加焉以故兩粤人士皆烝然向風多所成就而先生之子晉錫等亦以庚子領鄉荐中副車英年入泮者指不勝屈人曰先生之福先生之德也洪範攸好德居五福之一况身其康强子孫其逢吉乎

今天子壽考維祺躋一世於仁壽內外臣工年登耄耋者咸徵詣 闕下將以明年春爲千叟宴以昭太平嘉瑞先生得與茲選也其在更老之班乎平生表章正學著述甚富評點眞西山文章正宗原續本唐宋八家文韓子原性原道等篇梓以行世津逮後學間或旁及內典著有心經淺釋金剛經續法以爲教外別傳得醒心之助人比之白樂天然先生固粹然儒者非如樂天所稱佛容爲弟子也晉錫歸持吾說以侑觴先生其許我乎是爲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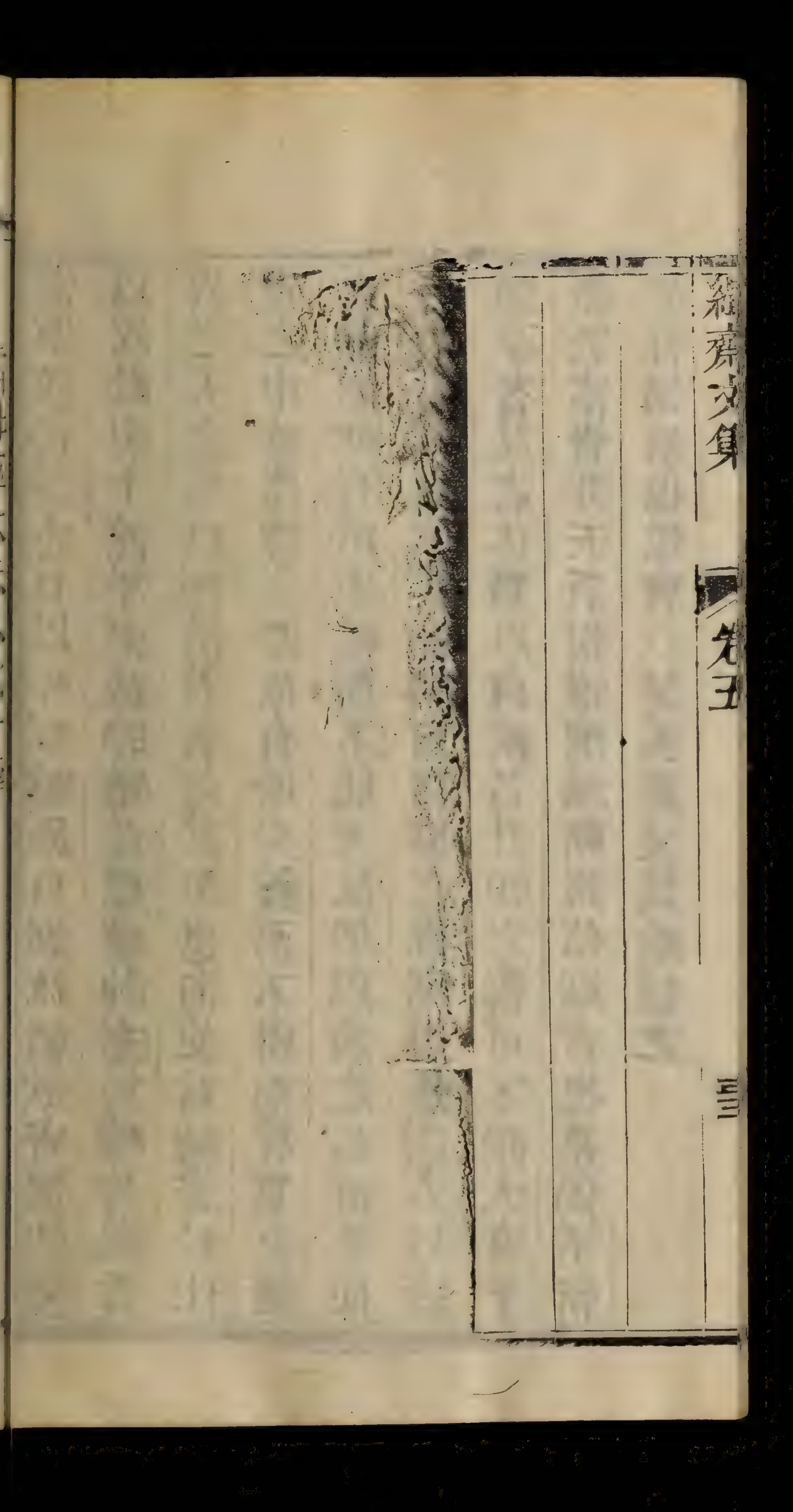


石麓林君六袠壽序

歲丙戌我姻翁石麓林君六袠大慶之年其嗣庠生國慶乞余一言爲壽余諾之而未有以應也其明年余來京師忽忽又三年矣訊問頻通知君童顏鶴髮心曠神怡因思所以爲君壽者而益嘆天佑善人之非可以一端盡也間嘗論之才華不足者其得天不厚神志不完者其樹本不深二者得一均爲覆載之所培而全而受之者亦豪傑之所缺憾君少補弟子員亟欲有所建樹援例入部曹而阻於家累未得赴銓居於鄉凡公私內

外酬酢糾紛人厭其煩君舉而措之無不如志當是時自監司守令以及鄉大夫之賢者聞君名爭欲一識其面每有義舉必咨之而後成蓋其才之素裕如此咸謂君得所展布翱翔廊廟之間必能開濟斯民揚芳當世豈特翹然一鄉之望哉居無何得末疾步履維艱家人憂之君笑曰身之所至一日不能以百里而千秋旦暮者惟恃此心耳吾得足疾矣吾未嘗得心疾也因披擁行床綜理庶務下至婢僕洒掃無不周知久之杜門不出外交漸稀國慶謹厚明敏迺悉委以家政於是怡情

淡漠頤養神志日以吟咏翰墨自娛旋韜斂寄懷清曠以故卧病十餘年面益睟體益豐精神充於疇昔識者異之天之所以護惜君者何其至也向使君馳聲於仕宦之中駒塵隙影雖欲有所安養而不得而聲實素著之餘即欲有所謝絕而不能天故加以病之名毋亦使得所藉口以休其餘閒而相協之權寓焉然則人以康強享耆艾之休君以良疾名升恒之壽可不謂大奇乎語云富貴非天所惜惟清福靳焉信斯言也是獨不靳於吾姻翁也遂書以歸國慶使爲翁誦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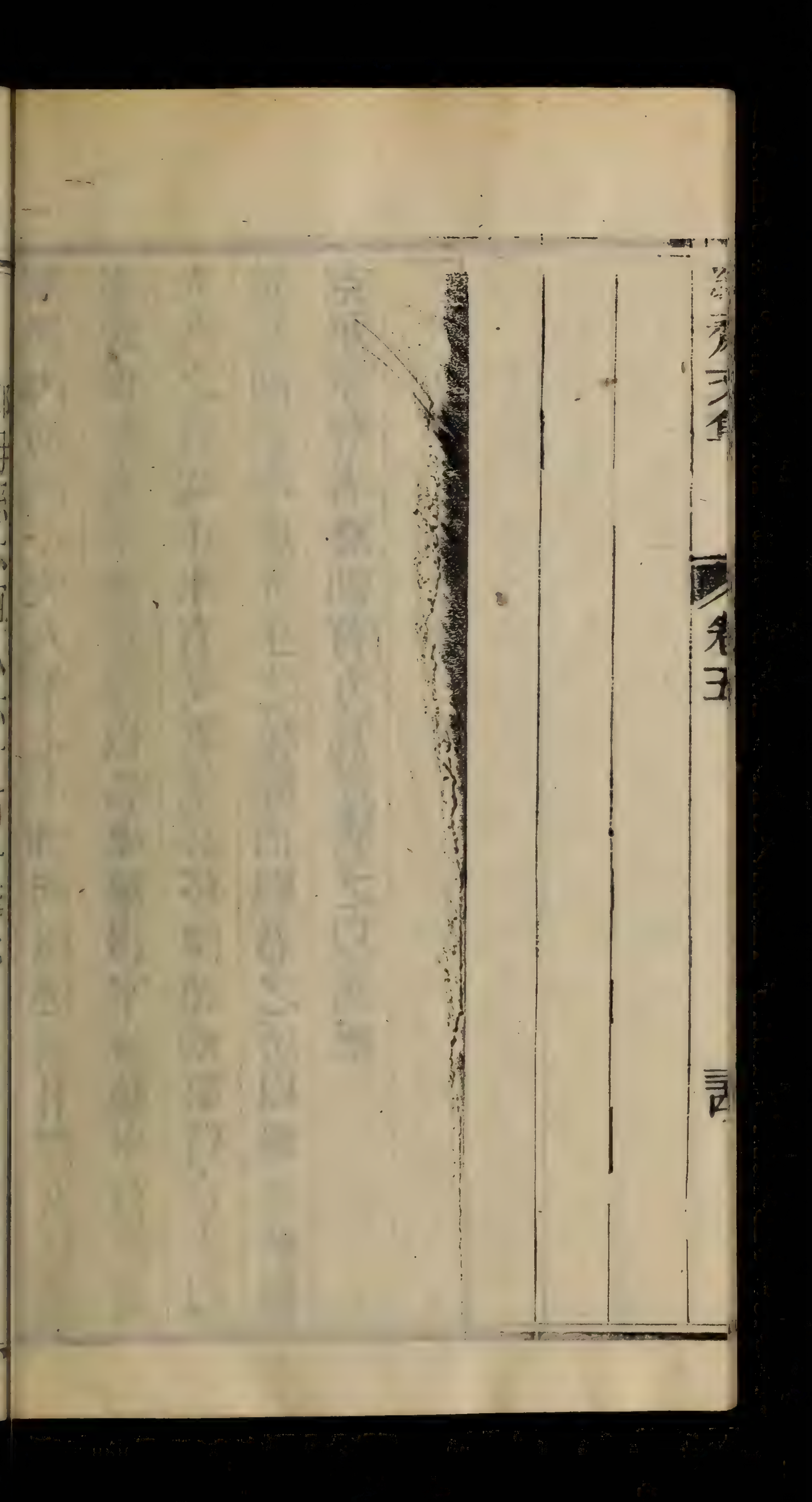


雷母巫太夫人七十壽序

戊子秋元氏宰雷子定淳以公事至京師謁余曰明年五月爲吾母巫太夫人設帨之辰願請一言以侑觴以余素習其尊公副憲翠庭先生熟悉其門內事也夫人姓巫氏年十七作嬪先生時先生遊學四方從師訪友往來三山汀漳間不問家人產內事悉夫人主之迨後歷官京師以道遠不克迎養夫人留里門上事翁姑下撫弱息潔修瀡具旨蓄酒漿縲枲米鹽井臼諸凌雜必躬親操作以故先生居官二十餘載恪恭臣職無內顧

憂惟夫人是賴方先生之視學兩浙也
天子念先生篤孝
特命就近迎養夫人始奉姑李太夫人至官署於時年
五十餘矣猶日視膳左右問燠寒扶持抑搔無異在家
時余惟士大夫遭際清時得君行道義不宜復顧私家
而皇華來諮之歌北山賢勞之歎亦往往見於篇什蓋
人情之所不能自已者聖王弗禁故仕宦中父母力能
就養則當迎養以遂烏私如其不能則留家室以代子
職忠孝之道也先生出則為名臣入則為孝子豈得謂

無闕內助歟今夫人年七十神明强健猶日課女紅董率婢僕至老不倦定淳以名孝廉出宰畿輔卓有能聲夫人之食報正未有艾吾不必侈陳頌禱第質言之以是爲副憲翠庭先生之德配而嗣君之所以繼述顯揚克承家聲者慈訓有力焉遂書之以爲祝



邵母孫太宜人六十有一壽序

予門下生邵洪海圖兒其生母陳太宜人服將就官以書詒予曰嫡母孫太宜人今年年六十有一矣去年四月二日太宜人六十生朝也太宜人追念陳太宜人黯然無懽戚友登堂太宜人命無舉樂設饌少進食飲而已洪又不得衣綵奉觴洪竊自惟少孤露祖母王太夫人殷憂耿切太宜人視膳視寢栗栗間進好語求解慰王太夫人尤禮愛生母而護惜不肖洪勤劬不節洪兒時嘗得危疾太宜人茹蔬摶顙求神竟夜忘疲廢寢洪

長生母以語洪往往哽而流涕洪今既壯矣太宜人廉其寒燠飲啖誠誨諄復無異孩提也詩云昊天罔極其不謂是歟乃太宜人六十生朝思一展其區區希講鞠膺之誠而以持服不能備禮欿然內疚竊傷使生母而在王太夫人倘華髮中堂小子洪請命王太夫人跽進太宜人酒生母服朝服從容勸侑太宜人或當破涕爲笑小子洪每昕夕周慮今將竟無以博太宜人之歡思得當世大人先生道德文章兼美而又與先祖父有舊被之以訓辭小子洪得委命焉其不憾矣海圖書辭甚

具不忍終讀其望我以歐陽永叔歸熙甫唐應德諸賢
子不任也然累世通家之誼有不敢辭者海圖又以浙
人壽十不慶一嫌于創舉爲問予告之曰奚有於是吾
漳人則以一爲壽也江右之寧都暨嶺表諸郡莫不皆
然見魏叔子文集中蓋古之人之壽其親者致其忠愛
孝敬之情而已不必生朝也不必十與一之斤斤也七
月之朋酒斯饗獻歲爲壽也閟宮之令妻壽母成廟爲
壽也若然則慶以十可也慶以一亦可也十者數之周
曰吾親今得周數也一者數之始曰吾親今又得始數

也與大易貞下起元義正相合況海圖以免服行之又禮以義起乎太宜人生長士族嬪于貴宗舅與夫皆賢令聞布海內嗣又令也方通籍于中朝太宜人周甲子而數復始較諸始而泰太宜人賦命得天不偶然矣松栢芝蘭珍異之品或遇奇寒氷雪而瘁或遇奇寒氷雪而茂畸零贏縮是有眞宰存焉不可彊齊也願太宜人游心憺怕弄孫健自頤再始厥始老壽之坊節孝之楔並耀里門不尤徵　熙朝士女之瑞哉海圖書情思斐然太宜人之德教章矣余何言故頗采其大旨載之而

書予所聞復海圖海圖可以設縣執爵而登乎

